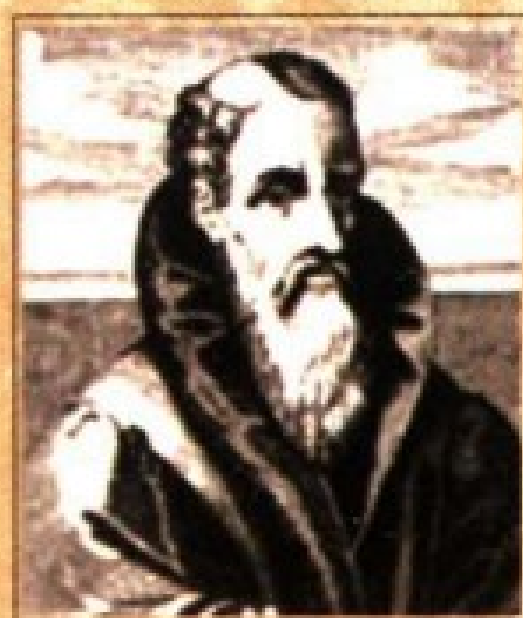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 汉译名著

· 插图珍藏本 ·

[古罗马] 波爱修斯 Boethius 著
代国强 译



— + —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慰藉

本书与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并称为人类文明三大狱中书简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波爱修斯出身望族，三代任罗马执政官，显赫一时。却不料世事无常，他得罪了当时有权势的东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库斯，被诬陷下在帕维亚监狱，于公元524年被处死。

面对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波爱修斯在狱中写下了这本千古名著《哲学的慰藉》，反思人生之际遇，思生命之意义，究天命之运作。本书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巨大，与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并称为人类三大狱中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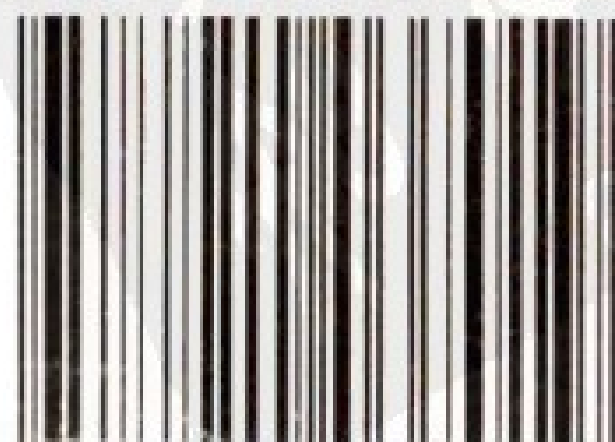
全书分五卷。第一卷，描述自己的境遇；第二卷，指出世俗的幸福不可靠；第三卷，讨论最高的幸福和至善；第四卷，论恶的本质；第五卷，讨论天命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全书以善恶问题为中心，劝诫人弃恶扬善，向上帝复归。

· 插图珍藏本 ·

在波爱修斯以后的一千多年间，欧洲凡有文化的人都会阅读此书，甚至有当代学者把它评价为仅次于《圣经》而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书，是西欧全部文化精髓的来源，因为这本书涉及的重大问题，如命运与天命、上帝的预知与自由意志、上帝的永恒性与时间等吸引了一千多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全部注意力。

上架建议：古典哲学·文化史

ISBN 978-7-210-03701-9



9 787210 037019 >

定价：22.00元

哲学的慰藉

[古罗马] 波爱修斯 著
代国强 译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慰藉/ (古罗马) 波爱修斯著; 代国强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210-03701-9

I. 哲… II. ①波…②代… III. 波爱修斯 (480 ~ 524) - 哲学思想 IV. B50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6922 号

哲学的慰藉

(古罗马) 波爱修斯 著

代国强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20 千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978-7-210-03701-9 定价: 2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

1		前 言
9		第一卷
39		第二卷
71		第三卷
121		第四卷
161		第五卷

前言

Preface

最初想到出版《哲学的慰藉》是基于这本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它和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并称为人类文明三大狱中书简。对思想者来说，狱中的境遇会令人更深地思考信仰与人生，或者说把人推到绝境来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这点可谓古今中外皆然。《圣经》中有著名的保罗写下的监狱书信，而司马迁在狱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是千古绝唱。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兴趣来关注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这本经典之作。

1. 波爱修斯其人

本书作者波爱修斯（Boethius, 480 - 524）是欧洲

中世纪初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波爱修斯出身显赫的罗马贵族家庭，包括他自己在内，其家族三代任罗马城的首席执政官。波爱修斯童年就失去了双亲，受到罗马元老院首领西马库斯抚养，后来西马库斯成为波爱修斯的岳父。西马库斯对波爱修斯影响巨大，据载，他身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德行和罗马传统的完美结合。西马库斯的敬虔以及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浓厚兴趣都深深影响了波爱修斯。波爱修斯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可以说，在他的时代很难找到任何人有他那么深的希腊文化功底，以至于中世纪近 1000 年中，人们大多从波爱修斯那里来了解希腊文化。

在波爱修斯的时代，罗马已经沦为哥特人的附庸，而波爱修斯的才华与品格受到东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克库斯的赏识，并成为罗马执政官。波爱修斯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面对哥特人统治罗马的难堪局面，他致力于排除各种困难，服务于罗马人的罗马。但他政治上的辉煌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世事无常，523 年，他被诬陷控以阴谋叛国罪，下在帕维亚监狱，于公元 524 年被秘密处死。而本书《哲学的慰藉》就是他在这种背景下在狱中写成的。

波爱修斯一生著述丰富，涵盖哲学、神学、逻辑

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多方面，且在每个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①

2. 《哲学的慰藉》一书的内容

《哲学的慰藉》既是一部论述神学和哲学问题的经典名著，也是文学史上的伟大篇章。按照浙江大学胡龙彪博士的意见^②，这本书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语言表达基督教的神学内容。全书散文与诗歌交替，描述了作者与代表理性的哲学女神一起探讨人生与信仰的过程。

全书分五卷。第一卷描述自己的境遇；第二卷，他指出世俗的幸福不可靠；第三卷，讨论最高的幸福和至善；第四卷，论恶的本质；第五卷，讨论天命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全书以善恶问题为中心，劝诫人弃恶扬善，向上帝复归。

在恶的问题上，他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缺失说”，即认为恶是善的完满性的缺失，因而肯定了善的一元性和至善的存在。而这一点，正是神学上的终极源头一元论的根基所在。

① 更多的波爱修斯生平介绍可参阅胡龙彪博士所著《拉丁教父波爱修斯》一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 参见《拉丁教父波爱修斯》，第31-32页。

3. 《哲学的慰藉》的历史影响

《哲学的慰藉》可说是波氏最伟大的作品。从一个身居高位的要人，到沦落狱中，面对人生的丧失，波爱修斯内心极其痛苦。而在《哲学的慰藉》中，他把自己的苦痛一一陈明，最后在信仰中获得自由。这个思辨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最后他获得了面对死亡和人生终局的智慧和宁静。本书关于人类幸福以及如何在苦难和失望中达到幸福这个主题不断与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历相遇。

在其写作后到文艺复兴的 1000 年间，这本书是欧洲最流行也最具影响的书，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奠基之作。尤其 10 世纪 - 12 世纪，有文化的人都读波爱修斯，以至于人们把 10 世纪 - 12 世纪称为波爱修斯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本书深深影响了乔叟和但丁等人。甚至有当代学者如伯内特认为，这本书是仅次于《圣经》而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书，是西欧全部文化精髓的来源，因为这本书涉及的重大问题，如命运

与天命、上帝的预知与自由意志、上帝的永恒性与时间等吸引了 1000 多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全部注意力^③。该书英译本译者 Richard H. Green 在前言中说：对基督教中世纪的读者来说，《哲学的慰藉》一书颂赞着理性或思考的生命，以及最终胜过不幸和低沉的可能性，而人只有在追求至善中才得着心灵的满足^④。对波爱修斯来说，这至善乃是上帝。

今天中国读书界开始在反思所谓一面倒的“黑暗世纪”定调，越来越重视中世纪和近现代思想的不可割裂性，欣赏中世纪的思想成就，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的慰藉》的出版无疑颇有意味。

4. 雅典与耶路撒冷是否相干？

到底哲学与神学是否相通，信仰与理性是否相和，希伯来与希腊是否有交汇点，历史上的争论此起彼伏。

③ 参见伯内特《随笔与演说》，转引自《拉丁教父波爱修斯》，第 329 页。

④ 参见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Richard H. Green. Dover Publications, 2002. P. Vii – Viii。

初代教父游斯丁等人致力于整合哲学与信仰，而特土良却明确说，雅典与耶路撒冷并不相干。这种论争持续2000年来，从未间断过。

在本书中，波爱修斯用哲学性的思考来讨论一些重大的神学和终极命题，这一点本身就会引起许多争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哲学性方法本身是建构任何思想不可缺少的，而奥古斯丁开创的“我信，所以我寻求理解”这一认识论路线也必然提供理性思考的合理性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在于哲学方法是否可以用于研讨神学问题，而是哲学是否把自己作为终极性的源头；若哲学把自己作为源头，则变成理性的专权，失去自身在终极面前的合法性。哲学家的抽象的上帝和启示中的位格性上帝是迥然不同的，这中间断无可通之处，但在对话的层面和思想建构的层面上，哲学却可为神学提供清晰性和运作规范。正是在这点上，波爱修斯同时作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就并不矛盾。

《旧约》的箴言开篇就有拟人化的智慧在街市上呼喊，警告不要拒绝智慧，而这个“智慧”在希伯来原文中用的就是阴性名词。波爱修斯书中的哲学女神是与此

传统相呼应还是纯粹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希伯来传统中的信仰人生所必然带出的是有智慧的人生，这正是强调信仰的希伯来文化和强调智慧的希腊文化的交汇之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哲学女神”这个译法，显得颇有些希腊异教的意味。英文版用“Lady Philosophy”，直接翻译是“哲学女士”，丝毫与基督教信仰反对拜偶像不冲突。不过中文直译为“哲学女士”似乎很难表现书中的超然性氛围，因此，我们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用“哲学女神”来指称拟人化的哲学。此处用到的“女神”，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各种神灵无关。C. S. 路易斯在其经典作品《裸颜》中也有此等手法的应用。

彭强

2007年4月

第一卷



诗一

昔日里我陶醉创作令人愉悦的歌咏，
但如今我含泪被迫写出悲哀的吟颂，
身心俱疲的众艺神引导着我的笔端，
凄凉悲哀之曲让泪从心底涌满我面。
任何恐惧都不能让这些忠实的艺神，
离开陪伴我同行的漫长旅程。
文艺在我早年丰富的生活中是我的骄傲，
在晚年阴郁的日子里则成了我生命的慰藉。

被痛苦所缠绕，岁月的沧桑已悄然而至，
忧愁困苦让我体验了年岁将至的悲哀。
鬓鬓白发过早地爬上了额头，
松弛的皮肤吊在行将就木的躯体上。
死亡是幸福的，若不在人们欢娱之时而来，
却是当人们反复呻吟痛苦时大驾光临，
它对不幸者不闻不问，让流泪之人不能瞑目。



波爱修斯在狱中与哲学女神

对命运易变的恩赐报以信心毫无益处，
她对我千媚百笑，然而悲凉已完全罩住我的头脑。
她用云霓掩盖住自己诱惑的本来面目，
无所顾忌地将我苟延残喘的生活无限期延展。
为什么？哦，我的朋友们，你们常常认为我很有福气，
要知道，沉下的人决不能坚强站立。

说一

哲学女神向作者显现，赶走了诗歌的艺神。^①

① 正文前文字为英译者格林教授所加，下同。

当我正静静地思考这些事情，将这催人泪下的哀叹诉于笔端时，一个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她的表情威武庄严，她的眼睛炯炯有神，犹如火焰一般，蕴涵的力量超过一般人的眼睛。她容光焕发，体力充沛。虽然饱经岁月风霜，但没有人会想到她和我们年龄相当。人们惊诧于她那变化的躯体，有时她会变得同正常人一般，但有时，她会变得异常高大，戴着帽子似乎能触到天顶。当她稍稍一抬头，便越过天际，使得抬头仰望的人们也见之不着。她的衣服是用最好的丝线加精细的手工制作而成，不漏一丝一缝。这衣服是由她亲手所织，这是以后她自己表明，我才知道的。由于长期的疏忽，衣服的色彩有些褪色，正如我们祖先的面容，如烟熏过一般。在下面的边缘织着符号 π ，在上面的边缘则又织着符号 θ 。在这两个字母之间，标着不同的等级。这些等级，正如梯子的梯级一般，可以让人们从低级的原理上到高级的原理。人们用粗笨的手将这衣服撕碎，并强夺每一细小的碎片。她右手拿着一些书，左手则挥舞着权杖。

当她看到诗歌的艺神站在我的卧榻前，用话语安慰我的悲苦时，她就深受触动。她的眼睛闪烁愤怒的目光，说道：“是谁让引诱人的话语传到这个病人跟前？他们从未对深陷忧愁的人们给予任何良药，却用甘甜如蜜的毒药助长悲忧的滋生。他们用情感的荆棘阻止理智果实的丰收：他们不能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其远离疾病，却徒然让他们生病。如果你们将尚未入门的凡人从我身边引诱拉走，尤其是发生在低级庸俗的人们身上时，我还不至于非常难过。在那种人身上，我

的劳力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但这人深受伊利亚（Eleatics）和柏拉图学派的教诲。你已经达到目的了吗？快走开！你的花言巧语引诱人们走向灭亡！将他留给我的艺神照料和医治！”

这伙人受到如此训斥之后，目光沮丧地凝视着地下，满脸通红地承认自身的过错，跨过门槛，沉闷地离开了。就我个人而言，双眼被泪水所蒙，无法认出有如此权威的妇人是何许人。我感到震惊，将目光转移到地面，静静地等待她下一步如何行动。于是她靠得更近了，坐在我卧榻的一端，凝视着我那充满忧愁的脸。然后，她用以下的诗歌责备我的焦虑情绪。



波爱修斯

诗二

哦，当心灵何等愚昧地沉入汹涌的深渊洪流，

内部真正的光芒已不再燃烧，
它冲进了外面的茫茫黑暗之中，
尘世的风暴变成无法丈量的焦躁。

这人曾在广阔的太空中纵横驰骋，
他喜欢在天路上逍遥自在，
习惯于欣赏明亮的太阳耀眼的光芒，
又习惯于探究皓月的皎洁。
他像一位征服者紧握住每一颗流动的星，
用诗歌描绘其各自运行的轨道。

他更进一步探究自然界的各种原由，
汹涌的狂风如何打破海洋的宁静，
什么样的精灵使世界和谐旋转。

夜晚的恒星为何落在西陲，
又从光芒四射的东方升起。

为何在阳春三月让芬芳的玫瑰撒满大地，
又是谁赐给秋天一年的丰足收获，
到处都结成丰盛累累的葡萄。

探索这些缘由曾是他的习惯，

深深隐藏在自然界中的奥秘都被解释。

而如今他躺在那里，心中理智的明灯已经熄灭，

在沉重锁链的重压下，他低下了头颈，

憔悴的面容充满了悲伤，

他所看见的只是面前这荒蛮的土地。

说二

眼见他的绝望境况，哲学女神的话变得更温柔，并答应要治愈他。

她又说：“但是现在该是医生显身手的时候，不该再抱怨。”她凝眸注视着我，说道：“你就是那个受我学问滋养的人吗？你就是那个吃我的食粮长大直到成为一个有大丈夫气概的人吗？当然，我已经给你武器来确保你的安全。如果你没有丢弃它们，你就拥有不被征服的力量。你认识我吗？你为什么沉默无语？你是因为害羞不说话，还是因为震惊而沉默呢？我希望你是害羞，但我却觉得你完全因震惊而被制伏了。”

当她看到我不但不说话，而且完全愣在那里说不出一个字时，她轻轻地把手放到我的胸前，说道：“没有任何危险。

你正受沉睡病的折磨。这种病袭击很多人的心灵，因为那些人都被谎言欺骗。得这种病的人会在一小段时间内忘记自己是谁。当你认出我来时，很快就会恢复记忆。为了让你清醒，让我将眼前思考死亡之事的乌云扫去。”说完这些话，她将衣服褶起，擦干我的眼泪。



哲学女神给予波爱修斯自由的翅膀

诗三

于是黑夜被驱走了，阴影也散尽了，

我的眼睛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就像猛烈的西风卷裹着天体，

天空都为厚重的乌云所遮挡，

太阳隐藏起来，星星也不出现在天空中，

黑夜从空中而降笼罩整个大地。

但当凛冽的北风从提拉吉亚色雷斯山洞猛烈刮起，

却将囚禁的日光释放，

于是阳光普照，日轮之光

射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赞叹不已。

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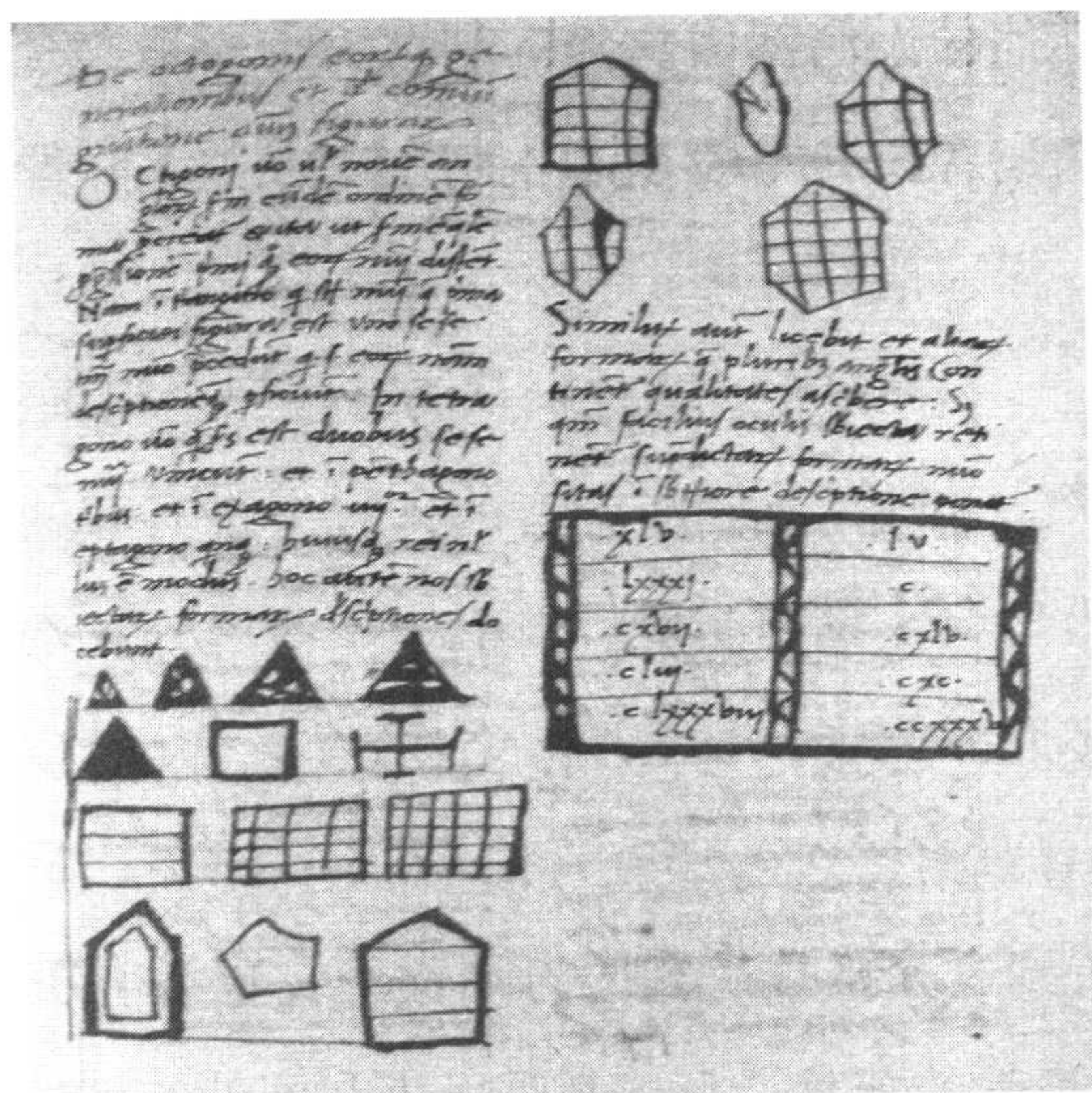
作者认出了哲学女神，她答应会帮助他，如同她总是帮助那些热爱并服侍她的人们一样。

忧愁的乌云就这样散开了。于是我重新吸了一口气，仔细注意我医生的面容。当我转眼注视她时，我认出了我的医生——她就是哲学女神，在她的房中，我度过了早年的时光。我问她：“至真至善的女士，你是怎样从高耸入云的上天来到我这凄凉孤独的地方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作为被诬陷的牺牲者，对此感到郁闷苦恼呢？”

她说：“我的学子啊，我怎能抛弃你呢？他们反对我的名，也使你受到了牵连，我难道不应当同你共患难吗？哲学绝不让无辜的人独自踏上路途而没有同伴相陪。你会认为我怕别人的诬陷之词吗？你觉得我会被那些不幸所吓倒，好像是新近发生的吗？你认为智慧在无耻的人群中被为难被困扰是第一次吗？在古代我的弟子柏拉图之前，就和现在一样，我们不也曾同不顾后果做蠢事的人们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吗？在柏拉图自己的时代，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有我在他的身旁，不是战胜了那不公平的死亡吗？之后，伊壁鸠鲁的信徒，斯

多葛派和其他的人们都因自身的利益努力夺取他遗留下来的产业，他们拖着我（尽管我奋力呼喊挣扎），好像我是他们的战利品一样，他们扯坏了我亲手织的长袍，就连撕下的碎片都不放过，一同抢走。当他们认为已经完全得到我的时候，就都散开了。于是，他们当中有的人看上去有我的某些外表仪态，以为是穿了我的制服。但由于一些门外汉的错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失败了。

“如果你没有听过阿那查哥拉（Anaxagoras）被驱逐到国外，没有听到过苏格拉底因喝毒酒而死，也没有听到过芝诺（Zeno）所遭受的苦难，上述都是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但你或许知道加纽（Canius）、辛尼加（Seneca）和苏伦奴（Soranus）的情况，这些人的名气都不小，而且离现在也不是很久。他们蒙受羞辱，仅仅因为他们在我的名下受到训练，表现出同恶人大向径庭的期望。在这生命的海洋之中，我们被暴风雨吹得四处流落，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反对恶人是摆在我们面前主要的目标。虽然这种人为数众多，但不必重视，他们当中没有领袖，只是肆意地随时乱打乱闹而已。当这些人对我们进行猛烈攻击，当我们的敌人忙于抢劫我们毫无用处的行李时，我们的领袖——理智，就将她的兵力集中在城堡。他们抢去的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我们从城上嘲笑他们，决不为这帮疯狂的强盗所困扰。城墙保护着我们，绝不是这群盗贼所能夺取的。”



14 世纪波爱修斯著作的拉丁文抄本

(现存于 Brown University 的 John Hay Library)

诗四

人若能安然地置生死于度外，
 高傲地把死亡踩在脚下，
 就能正视命运，不被其好坏所困扰，
 展现其不唯人摆布而坚定自信的面容。
 广阔海洋的惊涛骇浪，
 来自海洋深处的波涛，
 都不能将他动摇。

维苏威火山喷发着浓浓烟火，
却也未曾如此猛烈地爆发。
海面上的雷电击打船上的瞭望塔，
照亮了前进的路途，
但是这些都无法动摇这个人。
而为何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要被那外强中干的暴君恐吓？
不存希冀也无所畏惧的人，
必可抵消那些大人物的暴怒；
人若恐慌战栗，或有所欲图，
就不能做他自己的主人。
他只有扔掉自己的盾牌，
让双手被铁链牢牢捆绑。

说四

作者将自己的公职经历，特别是遭受目前悲惨境遇的原因向哲学女神陈述。

“这就是你所了解的事吗？我的话是否在你的心灵深处藏着呢？”她问到，“你只是像一头对着竖琴的笨驴那样倾听吗？”



执政的波爱修斯

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擦干眼泪？说出来，不要把秘密藏在心里。如果你期望有一位医生帮助你，就将你的伤口裸露出来吧。”

于是我鼓起精神回答她说：“我命运中所遭受的苦难还要重复细述吗？这样展现出来还不够清晰明显吗？这个地方的景况还不能让你有所触动吗？这就是你在我家休息时所选中的藏书之所吗？这个房间是你常等候我，可以向我详细解释人和神的哲学之事的的地方吗？当你帮助我探索自然奥秘的时候，当你用魔杖刻画出行星运行的时候，当你按照宇宙的模式制定了我们的律法塑造了我们的品行的时候，我的境遇和容颜是现在这个景况吗？这就是我向你顺服所得到的奖赏吗？不但如此，你还借柏拉图之口说出这样的格言：如果治国的人，是研究智慧的人，国家必然蒙福。同样是借这位伟人之

口，你教导我们，为何共和国必须由智慧之人的手来治理。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由愚蠢之徒和犯罪之人操纵，以免这种人败坏了良好的公民。

“因此，我默默地从你那里学习，对你的观点追随了很久，渴望进一步在公共政府中去应用。你自己和把你印入哲学家心中的上帝，都是我的证人，见证我只是为求一切好人的公共利益，才参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同恶人进行无法缓冲的剧烈争执。为了维护正义，我对当权者的怨恨嗤之以鼻。这才是自由且不畏强权的良心所表现出的结果。

“每当康尼盖斯塔斯（Conigastus）对弱者的命运进行摧残时，不知多少次我顶住压力反对他。提古拉（Triguilla），这位皇帝家中的管家，也不知多少次，我顶住压力把他将要或已经实施的不公平决断扭转回来！更不知多少次，我置个人的安危不顾保护遭受苦难的人们，因为他们遭受贪得无厌的暴徒永无休止的指控，而那群败类却从未受到任何惩罚！我敢说，任何人都不能让我道德沦丧，从一位正直的人变为无耻之徒。当我看到人民的产业遭到贪婪之徒的强夺和国家赋税的重压时，我的心同遭受苦难的人们一样感到无比痛苦。在一次严重的饥荒中，一项令人气愤的无法容忍的买卖在堪帕尼亚（Campania）强制颁布，灾难威胁着那个省份。为了人们共同的利益，我与护卫帝国的指挥官进行了一次争斗。国王心中很明白，我对这次强令进行的交易坚决抵制获得了成功。

“我曾救过执政官帕里纽斯（Paulinus），法庭的走狗们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吞并他的财产。亚勒比奴（Albinus）也曾是一位执行官，承受着莫须有的罪名，我为了解救他，遭到了阴险告密者赛普林（Cyprian）的憎恨。人们可能认为我是自寻烦恼，挑起太多怨恨。在我曾经救助过的人之中，我本应当更安全些，因我热爱正义，在朝廷中，我没有培植任何势力以保障我的安全。究竟是谁告密又是依靠什么证据将我放逐呢？一个是巴锡流（Basil），他以前被解除过朝廷的公职，因债务累累所逼，就提报告反对我。还有阿批罗（Opilio）和高登丢（Gauelentius），因作恶多端，被国王放逐，他们不服从命令，便逃入圣地以躲避惩罚。国王知道后，就限定了一个日子让他们必须离开拉温那（Ravenna）。否则，就会在他们的额头上刺字，再被驱逐出去。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就在这一天，居然是这群人控告我，他们的控告居然也被接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是我的品性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吗？或者是那早已安排好的罪状为控告我的人辩护？命运应对此感到羞耻，即便不以无辜的人遭到恶语中伤而感到羞耻，至少应以诽谤之人的卑鄙感到羞耻。

“你想知道他们对我的指控吗？他们控告我是寻求元老院的安全。你怎样理解呢？我被指控阻挠情报人员交出元老院叛国的相关文件。你有何感想？我的老师！我应当拒绝承认这样的事，以免让你蒙羞吗？但我的确渴求元老院的安全，也不会停止我这种渴求。我应当承认吗？但阻止情报人员之事已经停止了。寻求元老院的安全，应当被称之为罪过吗？

其实元老院本身在关于我的判决中，已让此事成为罪状。但这常常是自欺欺人，不能改变是非曲直。我也不能因服从元老院的指令而隐藏真理，赞同虚伪。然而，这件事是否合乎公道，我让你自己和哲学家们的判断来决定。我只是叙述事情的真相，交付历史，让后人对此事有清楚的了解。

“为何我要提到那些捏造的信件指控我‘渴求罗马的自由’呢？如果我可以随意对这些指控者们的证据进行质疑，他们的错误将会完全显现出来，尽管他们的证据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自由已毫无希望了。如果还有自由的话，我将以加纽（Canius）的话来作答。他被加力古拉皇帝（Gaius Caesar）盖阿斯所控告，说他早就知道有一桩反对国王的阴谋。加纽回答说：“如果我早知有此一事的话，你也无法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忧愁还未能让我如此迷茫，以至于我对恶人向真理发起攻击感到意外。使我惊讶的是恶人竟能获胜。作恶的渴望或许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缺陷，但恶人的企图在上帝面前胜过了善良的人，这在我看来很不正常。因此有你自己的一个信徒，曾经问道：“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恶呢？如果上帝不存在，善又从何而来呢？”那群摧残整个元老院和所有善良公民的坏人，当然也想把我们一同毁灭，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拥护元老院和所有善良公民的。但元老院的元老也同样恶待我实在毫无道理。

“因为你总是与我同在，指导我的言行，我想你记得发生在维罗纳（Verona）的事情。当国王想一举摧毁元老院，将加在亚勒比努（Albinus）身上的叛国罪名扩大到整个元老院

所有人的头上时，你是否还记得，我是怎样尽力为那群无辜的人辩护而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的？你知道我是实话实说，不是自我夸耀。因为一个人若炫耀自己的功绩而博得名誉，良心的高贵价值就受到了污损。但是你看我这个无辜的人落得怎样的下场。我不但没有获得诚实美德的奖赏，还承受了本不属于我的恶行的惩罚。如果一个人坦白地认罪，难道法官们都那么残酷，那么众口一词地认定人类没有容易犯错的可能，也不认为人类的命运是变化无常的吗？如果有人说我企图烧毁庙宇，用邪恶的利剑刺杀祭司，甚至计划屠杀所有善良无辜的人们，即便如此，也应当在被执行判决前，允许我出庭辩护，再当众判决我有罪。但是现在我人在五百里之遥，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只因我对元老院太热心，就判处我的死刑并没收我的财产。哦！他们为此邀功请赏，没有人以那样的控告证明他们有罪！

“甚至那些提交报告的人也对这样的控告感到光荣，所以他们用险恶的手段来捏造罪行，他们撒谎说我违背良心，以邪恶的方式获得政权。但是你深藏在我心中，将我灵魂里面所有的贪婪都驱赶散尽。在你眼睛觉察之下，没有任何亵渎行为的余地。因为你每天将毕达哥拉斯的格言灌输到我的思想中。那格言便是“跟从上帝”。你既然把我打造得几乎同上帝一样优雅，我也不会寻求卑鄙无耻之徒的帮助。况且我家庭的清白，与善良朋友的交往，我岳父的公共生活及他的个人良心，同样被人尊敬——以上这一切担保，都可以洗刷掉我的罪名。但是极其可耻！因为你的缘故，他们认为从我

的身上找到了指控的根由。在他们的眼中，我们联合在一起图谋不轨，因为我们受到你的教诲，生活方式都由你训练。我对你抱以最崇高的敬意，却不会获得任何好处。这还不够，他们还要把对我的仇恨加到你身上，要使你 also 遭受肆意凌辱。

“除此以外，大多数人对世界的判断，并不是关注事件的是与非，而是只关注命运的演变，并坚持说只有这样好运才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不幸的人首先失去的是他的好名声。一想到现在四处正流传着这样的闲言碎语，我就几乎不能忍受。我只想说，厄运压给我们最后的重担，是任何对不幸者的指控，都使人们相信这是他们自作自受。现在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荣耀，我的名声也永远沾上了污点，只因为我想行善。

“在罪恶丛生的牢房中，我看到了恶人们因为我的跌倒而四处狂欢，最放荡的人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计划。我看到善良的人知道我案件的结果后因恐惧而绝望。罪恶的人们却为每件罪行觉得欢欣鼓舞，更加敢于作恶，不怕刑罚，甚至希望因为行恶受到奖赏。我又看到无辜的人们，不仅被劫走了安全，更失去了所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现在请听我的呼吁！”

诗五

(波爱修斯用祈祷来结束。)

将星星散布于宇宙的创造者，

坐在你永恒高贵宝座之上，
你操纵那迅速旋转的天空，
以你自己的法则控制星际，
一轮圆月倾斜着皎洁的光芒，
是因蒙受到她太阳兄弟的光辉，
而暗淡了其他星星的光亮。

但越是接近太阳，
她越发显得苍白无光。

黄昏悄然而至，
清冷的气息充满天宇，
面对冉冉升起的旭日，
晨星卸下了夜间所披的铠甲。

冬日的严寒使得大地树枝变得枯瘦，
你缩短了冬日的白昼；
炎炎夏日让人酷热难耐，
你又变更了夜晚的漫长。

你的全能掌管着一年四季，
温暖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

将冬日寒风吹落的枯枝败叶一扫而光。

天狼星煮熟了稻谷玉米，

牧夫座拨撒着五谷的种子。

万物都遵从你古老的法则，

各自完成你所分配的工作。

所有的一切，你都做了精细的安排，

但掌管万事的至高者啊，你却不管人类的行为。

为什么任凭无定的命运，

让人生如此变幻莫测？

那由犯罪带来的残酷的处罚，

为何落到无辜人们的头上？

而败类安然自得把持着权位，

依靠着不公正的命运，

肆意将善良人们的头颅刹在脚下蹂躏。

本应大发异彩的美德，

被隐藏在昏暗的阴影下，

正直的人们遭受着恶人的罪行。

那些说谎起伪誓的恶徒，
并没有受到惩处，
反而洋洋得意，耀武扬威，
甚至能胁迫那臣服千万民众的君主之心。

主啊，你用爱心孕育了大地的和睦，
从高高的宝座俯视着这片土地。

芸芸众生绝不是卑下的造化，
我们却为命运之海的波涛所颠簸。

万物之主啊，
制止这风暴，
如同你治理天堂的和平，
使人间也遵从这样的公正权威。

说五

哲学女神认为被囚者的痛苦在于他自身，同时开始安慰波爱修斯。

当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做冗长的陈述时，哲学女神镇静地注视着我，一点也不被我的抱怨所打动。然后，她开口道：



波爱修斯反对毕达哥拉斯

“当我看到你满怀悲伤热泪盈眶时，我知道你不快乐，而且是在放逐中。直到你讲完过后，我才知道你被放逐得有多远。但是你离开家乡如此之远，并不是由于被驱逐，而是由于你在外放荡。或者，如果你一定坚持你是被驱逐的，那么，与其说驱逐你的是别人，不如说你是被自己驱逐，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对你那样做。如果你回想起你那真实的故乡，你当知道，那故乡并不像当年雅典那般受众多首脑统治，那里只有一个主，一个王，以人民的数量之多感到快乐，而不因人民被放逐为乐。受他的政权所领导，遵从他的正义，这是极大的自由。你难道不知道本国那条古老神圣的法律，规定凡自己选择在此建立家园的人不能被驱逐吗？因为如有城墙保护他的安全，他就不怕遭到放逐。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再住在那

里，他也就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因此，让我感到难过的，并不是这个地方的景象，而是你的神情。我并不需要你装饰着象牙和玻璃的藏书室，我需要的是你内心的安息处。我没有在这安息处存放书籍，而是在书籍中收藏了很多思想，让这些书籍变得有价值。

“至于你对国家的服务，你所说的都是事实，甚至就你多方面的努力而论，你所说的还不足够。对你的一切指控，无论真假，你所陈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那些人的罪行和无耻的谎言，你不多加理睬，这是正确的。在群众的嘴中谈论所有这些事，将会有更加圆满的结果。你已经严厉地大声斥责了元老院这种不公正的忘恩负义行为。你为对我的指控而感到悲伤，为我名誉的损毁而流泪。最后当命运没有按照你的功过进行赏罚时，你对她发出悲愤的怒吼。然后，你满怀诗的灵感祷告，希望天堂中的和平与公正同样出现在人间。但是你被众多横行的情感淹没，忧愁、愤怒和悲哀撕扯着你的心灵，所以在你目前的情感状态下，不适宜用强烈的方式来医治你。让我们用更温和的方法。因为这些不良的情绪要轻轻地以温和的方式治疗，等好转之后，才可以用更猛烈的药方。”



祷告的妇女（5 世纪埃及坟墓上的雕刻）

诗六

当毒烈的阳光灼烧着农田，

地面形成了蟹状的龟裂，

农夫们播撒着耕地的种子，

毫无收获的希望，

他们只能向橡树乞求。

当凛冽的北风席卷着农田，

吹得田地颗粒无收，

你怎能在黑暗的丛林中，

去采集紫罗兰的甘果。

即便你喜欢葡萄，

你也不能在春季用剪刀，

把整枝的葡萄摘回家。

要等到秋季酒神的恩赐，

获得他所赠送的礼物。

上帝如此安排了时序，

使它们各有适宜精美的果实。

他设定了自然变化的法则，

不允许出现丝毫的颠倒错乱。

如果你离开了他既定的轨道，

任意脱离于他的法则，

就会遭受不良的后果。

说六

哲学女神提醒作者一些基本的真理，让他能对自己的悲惨境遇有正确的认识。

她继续说到：“首先，你愿意让我问你几个小问题来测验你的心理状态吗？这样我就能够知道何种方法能够医治你的病症了。”

“你就问吧，”我说道，“无论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回答你。”

“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偶然和盲目的力量所掌管吗？还是认为存在着理性的规则运行其中呢？”

我说：“不，我从来就不认为那确定的运动是由变幻莫测的力量所形成。我只知道创造宇宙的上帝，监督着他的工作。我决不会有放弃这种信仰的那一天。”

她说：“这是真的。你刚才在你的诗中已表达了很多，你认为只有人类不隶属于上帝的监护之下。你不怀疑其他任何事物都由理性支配，这种信仰在你头脑中根深蒂固。这可真奇怪！你心智如此健全，却为何如此绝望！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剖析，因为显然你欠缺了一些什么。既然你对宇宙由上帝掌控这一点毫不怀疑，告诉我，你知道上帝是用什么方法统治的呢？”

我说：“我不是很明白你提这个问题的意义，我不知如何做答。”

她说道：“我的确认为你缺少些什么东西。你心灵的铠甲有裂痕，才得以使那诱人偏离正道的疾病悄悄潜入你的灵魂。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万物终结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是的，我确实有所耳闻，但是忧愁让我的记忆变得迟钝。”

“那么你是否对万物的根源有所了解呢？”

我说：“是的，万物的根源是上帝。”

“你知道了万物的起源，却不知道万物的归宿。这可能吗？但这就是焦躁所带来的结果。尽管它们能改变一个人，却不能将这个人连根拔起完全摧毁。我要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还记得你是一个人吗？”

“我怎么能忘记这个呢？”

“那么你能说明你对人的定义吗？人究竟是什么呢？”

“我知道人是一种有理性并且终将一死的动物。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也承认我自己就是这种受造之物。”

“你知道你还是别的什么吗？”

“不是别的。”

“现在我知道你的病根是什么了，也许是最主要的病根：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现在我完全清楚了你的病情，也知道如何恢复你的健康。你的困惑来自你忘记了你是什么，因此你对自己被放逐并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感到悲愤。因为你不知道万物的目的，所以你认为愚蠢邪恶之人会获得权势和幸福。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宇宙是怎样被掌控的，所以你认为自己反复无常的命运毫无意义。这些观念不但可以引起疾病，甚至

可以致人死亡。但感谢健康的施予者，你的本性还没有完全丢弃你，你有最好的医治之药，因为你对宇宙被管理的方式有充分的认识。你确信宇宙的统治并不是由于盲目和偶然，而是由于上帝的理性。因此，你不必恐惧。从这一线火花，你的生命之火仍可重新被点燃。但是因为人们抛弃真理时，总是采纳错误的观念，而错误能滋生迷茫，并且阻挡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将用温和的药方减轻黑暗的阴霾，驱散那骗人情感的阴影，让你有力量感受真理之光的明亮。”



祝福（3 世纪的作品，绘在墙壁上）

诗七

躲藏在浓云之后的群星，

散发不出任何光辉。

狂怒的南风卷起汹涌的波涛，

曾经清亮如镜的海水

被搅得充满泥泞的污秽。

从山上流下的涓涓清泉，

总会在前方遇到障碍，

横亘的岩石来自山崖峭壁。

你又何常不是，

如果想见真理之光，

踏上正直之路

就必摒弃一切欢娱，

抛弃一切恐惧，

清除不切实际的幻想，

杜绝忧思困苦。

若是任凭邪念统治你的心灵，

必将遭到重创乃至死亡。

第二卷



说一

哲学女神告诉作者有关命运女神的本质与方式。

她安静了一会儿。但当她沉默的时候，是那么的谨慎，让我丝毫不能分神。然后她开口说道：“我完全知道你疾病的根源，你是因为以前的好运消失才惆怅憔悴。这一个变化大大地搅乱了你内心的平静。我很熟悉命运女妖的许多诡计。我知道当她想要欺骗一个人时，她可以表现得如何友好。她也可用忧愁制服这人，当他毫无察觉的时候，将他抛弃。如果你回想她的本质和方式，你就会知道你从她那里毫无收获，同时也没有失去任何心爱的东西。不过，我认为我不必再耗力气让你回想这些事情。

“当命运向你阿谀奉承的时候，你言辞激烈地责备她，用我传授给你的智慧辱骂她。但任何命运的骤然改变，都将引发心灵上的动荡。这就是你为何失去了以前的内心宁静的原因。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温柔愉悦的水药，以便为将来使用更猛烈的药剂做好预备。我将尝试使用修辞的力量，如果修辞并不与哲学的真知相抵触的话，我也要邀请我的仆人——优美的音乐艺神，唱出时而轻快时而沉重的和音。

“我的朋友，究竟是什么让你忧愁悲伤？你以为看到什么新鲜的和非同寻常的事情吗？如果你认为命运女神对你有所改变，那你可就错了。这是她的真正本性，是她惯常的方式。她本是变化不定的，对你的方式不过是她一直以来的作为。

当她冲你微笑，并用虚伪的好运为诱饵挖苦讽刺你时，她就表现出善变的本性。你已经发现了这盲目女神两副不同的面孔。虽然她仍将自己遮盖起来蒙蔽别人，但在你的眼中，她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如果你喜欢她，你也采用她的方法，就不必诉苦；如果你憎恨她的叛逆，你可以对她不屑一顾，对她的欺骗姿态置之不理。其实，尽管她是目前给你带来大麻烦的根源，但她本应是你内心宁静的原因。她现在抛弃了你，而没有一个人可以确信自己不会被她抛弃。

“你认为你那消失的幸福值得珍惜吗？那来去无常，得之则喜、失之则悲的好运，真是你喜爱的吗？如果你无法留住好运，当好运离去之时又将凄凉痛苦留给了你，这变化无常的好运不正是将来厄运的先兆吗？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利益，精明的人都会比较所有事情的结果。正是命运捉摸不定的变化，使得她的威胁不再令人恐惧，她的笑容也不再使人倾慕。最后，当你一旦把脖颈伸到命运的羁绊之下，你就必须以坚定的恒心在她的领域之内忍受她的支配。你既已经选择她作为你的女主人，就没有理由决定她的去与留，你的烦躁只能让你不能改变的命运变得更糟糕。正如航行一样，你只能随着风的方向前进，却不能叫风随着你的意志航行。又如你把种子撒到农田之中，不是也要做好或遇丰收或遭歉收的两手准备吗？

“你既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命运，就只好服从你主人的支配。如果你想让她的转轮停止转动，你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如果命运的轮子停止不动，她就不再是命运了。”

诗一

命运傲慢地扬起右手转动轮子，
如急流般汹涌澎湃无法预知。
一时猛烈地践踏国王的尊位，
一时又让欺骗权威的下层人高升。
她不顾苦难民众的哭喊与流泪，
肆意嘲笑加在他们身上的灾祸。
这就是她的游戏：向世人耀武扬威。
在一刻钟里，
让一个人忽而欢喜，忽而绝望，
以此方式炫耀她的强权。

说二

哲学女神表明命运的本质就是易变。

现在，我用命运女神自己常用的词语与你进行争辩，你也来看看她的要求是否公道。她也许会说：“哦，你这个人，为什么你每天都诉苦来烦扰我呢？我对你做的有什么不公道吗？我夺走了属于你的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选择一位法官，

在他面前同我争辩，你是否有权利拥有财富和荣耀。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些东西真的属于任何一个会死的人，我愿意承认你所追求的东西原来都是属于你的。

“当自然让你从你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时，你是一个赤裸的人，一无所有，我赐给你许多礼物，百般呵护你（这正是你现在为何对我表示不满的原因），抚养你长大成人，将我所有的荣耀和一切都赐给你。现在我要收回我的手，你应当对我表示感谢，因为你过去的的生活都是向我借的债。你没有理由诉苦，所谓你的损失，实际都不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悲哀呢？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财富、荣誉和所有的好运，都是属于我的权力。他们都是我的仆人，只认识自己的主人。他们同我一路走来，也同我一路离去。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你申诉所损失的一切，果真是你自己的，你将永远也不会失去他们。

“世上难道只有我不被允许使用我的合法权力吗？上天在白昼愿意赐给我们灿烂的阳光，在夜幕下又将阳光隐藏了。年岁时而用鲜花果实装点着大地的面容，时而用寒冷的乌云笼罩着大地。海面此刻风平浪静，转瞬间就变得波涛澎湃。那不知足的人，怎能勉强地叫我恒久不变呢？这可不是我通常的习惯。我的力量就存在于无常之中，这就是我经常做的游戏。我转动我的轮子，使它循环不止，我很高兴能使最低的升到最高，使最高的落到最低。若你乐意，就可以到最高处。但在这个条件下，按照我游戏的规则，当我让你从最高处落下时，并不是不公平的。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方式吗？你

难道没有听说过吕底亚王克罗伊斯（Croesus）吗？他虽不久前还使居鲁士（Cyrus）恐惧，但以后却很可怜地被送到火葬的火柴堆上，幸亏被大雨所救。你也一定听说过，尼禄（Paulus）因为他的俘虏马其顿国王伯西斯（Perses）的悲惨境遇，洒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悲剧中的哀号苦泣，若不是为了被命运肆意摧毁的国王的幸福，还有什么呢？

“你在幼年时，也一定听说过在朱庇特神的客厅门前，有两支桶，一支盛满了好运，另一支盛满了厄运。如果你已经从装好运的桶里得到了很多的供应，如果我还没有完全抛弃你，如果我那随时变化的本质成为你期盼更好命运的理由，你会怎样做呢？无论如何，不要将你的勇气丢失了。你所处的环境既和众人相同，就不要奢想可以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

诗二

即使财富之神不停手地撒布货币，
如同在咆哮海浪中翻滚的无数泥沙，
或如同在晴朗夜空灿烂闪耀的群星，
人类，仍不会停止悲哀的苦泣抱怨。

尽管上帝尽情地接受他们的祷告，

慷慨地给予他们黄金，
让雄心勃勃的人们获得荣耀，
但是当他们得到时，
仍然不会满足。

贪得无厌的心将其一口吞下，
还张着大口渴望吞噬更多。

有什么马缰，
可以驾驭人类脱缰的欲望？

一旦受到了盛大的恩赐，
贪求的欲望又大大膨胀。

人类经常为自己缺乏
呻吟颤抖，

我们怎可称他们为富有？

说三

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过去的繁华与今时他仍拥有的珍贵礼物。

“如果命运在你面前，为自己这样辩护，我认为你无话可

说。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我将很乐意倾听。”

“这种辩论形式很好，”我回答，“又伴以甜蜜的语言和动听的歌曲。当人们倾听时会感到高兴，但可惜不会长久。不幸的人对自身不幸的命运有更深刻的感觉。因此，当美妙的声音不再传入耳中时，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不幸又会卷土重来，使心灵受累。”

“正是这样的，”她说，“因为这些话语不是医治你疾病的处方，只能缓解你挥之不去的忧愁。等时机成熟时，我愿向你提供能更深入治疗的处方。但是你不该认为自己是不幸的，要记得有多少次，好运已经来到你的面前。”

“我不用描述，当你失去父亲时，非常卓越尊贵的人收养了你，使你与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交往频繁。不久，你们的关系因为爱的联姻而更加紧密，那是一种最宝贵的结合。每个人都认为你是最幸运的，你有一个如此高贵的岳父，一个贞洁谦逊的妻子和杰出的儿子们。我不必提及一些小事来证明，你在年轻时已经享受到了许多人在老年也无法拥有的荣誉。”

“但我想强调一次你最幸运的事。如果有任何成就能使一个人快乐，那么，一次伟大的事件在许多的不幸中可能从记忆中被抹去吗？那一日，你的两个儿子都当上了执政官，一同从你的家里出发，受到元老和许多人的热烈欢迎。当他们两人坐在执政官的荣耀座位上时，你对国王致辞，你的慷慨陈词和才华横溢博得了不少赞赏。你站在两个尊贵的执政官中间，那富丽堂皇的荣耀是一个凯旋的将军所值得拥有的，你使周围满怀期待的大众兴高采烈。当命运宠爱你时，你似

乎在夸耀她。你得到了她慷慨的恩赐，她从未给其他任何人如此丰厚的馈赠——现在，你愿意与命运之神做一次清算吗？

“这可是她第一次以怨恨的眼神看待你。如果你衡量自己快乐与痛苦的次数与情形，你就当知道你现在还不算是不幸啊。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幸，是因为从前似乎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消失了，那么，让你感到不幸的事物也终将会消失，因此，你不应当认为自己现在是在悲惨可怜的境遇中。你以为这是你第一次迈入人世间，如同一位毫无准备的朝圣者吗？你当清楚在飞逝的一小时内可以完全毁掉一个人，你显然不应期望在人世间能找到稳定，因为连人的生命都是可能随时结束的。尽管人生的命运不可靠，但人生最后一天，就是命运的终结，她虽然很想停留，也不可能。是你以死亡的方式抛弃她，还是她以离开的方式抛弃你呢？”

诗三

当旭日从它玫瑰红的车室中

放出火一般耀眼的光芒，

众星都因此黯然失色。

和煦的春风催生了桃李芳菲，

伴随着树下粉红的蔷薇。

但呼啸的狂风扑来，

众花都华美散尽，只留下荆棘。

海面波光闪闪，水波不惊，

但猛烈的北风一旦怒吼，波涛就打乱了宁静。

如果世事如此飘忽不定，

你怎能相信人类脆弱的命运？

只有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

从来没有任何事物永远不会改变。



演讲的波爱修斯

说四

作者抗议，最痛苦的就是对所失去的幸福的记忆。哲学女神回答，真正的快乐是面对不幸时的泰然自若。

我回答她说：“百善之尊，你告诉我的是事实，我承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但正是对过去的回忆最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因为命运让我遭受的一切困苦之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曾经幸福快乐过。”

哲学女神说：“你不能客观冷静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你就要接受惩罚。但是如果你还对‘幸福是由好运带来’这愚蠢的话语深信不疑的话，那让我们来看看人有怎样的幸福。若你还拥有命运赐给你众多恩惠中最珍贵的礼物，若这珍贵的礼物依然存在，你就不能指责命运对你不仁不义。首先，你的岳父西马库斯（Symmachus）依然身体硬朗地生活着。世人当中，能有几个人比他优秀呢？你的岳父，智慧品德都很卓越，为你的受苦受难奔走。其次，你的妻子还活着。这位善良的妇女品行端正，就如她的父亲。只因你的缘故，她奋力挣扎，虽然厌恶人生，但依然活着。她因思念你，悲伤流泪，日渐消瘦。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这是你的不幸。我还有必要再谈谈你的两个儿子吗？他们都成了执政官。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像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优秀了。因此，如果你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你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想尽力地生存下去，但你拥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你就应当擦干泪水。命运对你的危害还远不能完全摧毁你，你还没有被完全抛弃，现在的安慰与将来的希望还是如同锚一样稳固。”

我说：“深愿我的心灵之锚继续稳固。无论情况怎样变化，只要它们牢固，我就能达到旅程的终点。但是你看到了，我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

她回答说：“我们已经有所进步。只要你不完全为现在的情况所羁绊，只要你对目前拥有的幸福还不满足，只要你满腹悲伤失落，我就无法忍受你的诉苦。谁能肯定自己的幸福圆满无缺，没有任何遗憾之处呢？我们的幸福充满了波折，既不完美，也不能长久。一个人也许富有，但他的出身和教育却使他蒙羞；另外一个人出身高贵，但为穷困所迫，不能成名；第三个人拥有良好的教育和丰厚的家产，却因没有妻子而感到生活苦恼；第四个人，婚姻幸福，但膝下无子无女，他的财产也只能由非亲生的子女来继承；第五个人有子女，但因子女不孝而悲伤流泪。没有人对自身拥有的感到心满意足。每个人都觉得有欠缺，或者有引起痛苦的原因。

“再进一步想想，最幸运的人也最容易受到打击。除非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否则这种人经历不起任何打击，一点小小的忧虑就可把他击倒，微不足道的困难都可夺去他全部的幸福。你想想有多少人，会因得到你剩下的那一点点好运而觉得快乐犹入天堂一般！就在这块被你称为放逐之地的地方，对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因此，这世上没有什么苦难，除非你一定要这样去想。那些能平静地面对

所有一切的人都是有福的。甚至最幸福的人，一旦有了不满意的心，岂不也想改变他的福分吗？不知甜蜜的人生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尽管拥有幸福是快乐的，但当幸福执意离去时，谁都不能挽留。

“你看，人生的幸福是多么可怜，它既不能同内心宁静的人永远同在，也不能让郁闷苦恼之人完全感到快乐。如此说来，哦，终将一死的人们啊，幸福已存于你的内心，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寻找呢？无知的错误困顿了你的思维，我愿意将最高幸福的源头指给你看。你还有什么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吗？你会回答说没有。如果你是自己的主人，你就会拥有你永远都不愿意失去的东西，并且命运也不可能把它从你身边带走。为使你确信幸福并不取决于不确定之事，请更进一步地思考，如果幸福是一个理性之人的最高良善，而凡能被外物所夺去的不是最高良善（因为不被夺去的是最好的）。可见命运变化无常，决不能到达幸福。再者，有些人的幸福一波三折，或许知道它要变化，或许不知道它要变化。倘若他不知道幸福会变的话，在无知的盲目中还会有什么幸福呢？倘若他知道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患得患失的恐惧之中，经常存在的恐惧让他无法体验到快乐。不管怎样讲，如果他不因丧失幸福而感到悲伤的话，他又怎么能体会到曾经拥有的幸福的价值呢？能够毫不犹豫放弃的事，只能说这事没有多少价值。我很清楚，你认为人的灵魂永不灭亡，这个观念通过许多佐证在你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显而易见的是，命运的幸福被身体的死亡给束缚住了。这一点你不用怀疑。倘若

死亡带走了快乐，整个人类都会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但我们知道，许多人为了追求快乐不惜以死亡为代价，甚至以忧虑和痛苦为代价。生命的终结不能让我们感到不快乐，那么生命的存在又怎样让我们感到快乐呢？”



神圣的三位一体（见斯特罗齐的《祈祷书》）

诗四

有人持之以恒地去寻觅，
一处永恒不变的地方，
能同人生的风暴做顽强的对抗；

也想获取一息平安，
不受狂怒海洋的侵扰。
就必须离开巍峨的山巅，
摒弃松软的沙地。
高山招致猛烈的狂风，
泥沙溶解不能负重。
飞跃命运中的艰难险阻，
眼前的快乐也不能迷惑你，
小心谨慎地把房屋，
建在低稳的磐石上。
那么就任凭狂风呼啸，
卷起海面滚滚波涛，
你仍在不变的宁静中自得其乐，
有防御的力量保护着你，
你可以在安静祥和的生活中度过，
你可以嘲笑世间的喧嚣

说五

哲学女神对人们追求的事物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最后总

结出：物质上的成就感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

她继续说：“现在我看到第一副理性的药剂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我想现在可以使用更猛烈的药剂了。倘若命运对你的恩赐尚未迅速消逝的话，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呢？或有什么东西是经历考验之后不会丧失自身价值的呢？财富是由于自己本身而有价值，还是同人有关呢？黄金本身和赚钱的能力两者比较，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显而易见，流通的财富要比堆放起来的财富更有价值。贪得无厌让人憎恨，而辛勤劳作令人尊敬。但是金钱既然能够流通，就不会停留在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当金钱被花掉，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改变它的停留之地时，就变得对所有的人都有价值。如果金钱只停留在一个人的手上，其他人都会变得贫困。一个声音可以同样传到每个人的耳中，如果你的财富不减少，财富就不能流到其他人的手中。一旦财富流失，失去金钱的人们就会变得贫困。那些财富是多么险恶和可怜啊！许多人都不可能拥有，一个人得着，却又要使其他的人贫穷。

“再想一想那珍贵的宝石，它们耀眼的光芒吸引你的目光了吗？但是它所释放出的夺目光彩是属于它自己的，不属于任何其他人。人们对宝石如此热衷让我惊讶不已。那些没有生命没有构造的东西为什么能让有生命有理性的人视为美丽呢？它们虽然是创造者的杰作，加上自身的美丽和一些装饰，确实拥有一种美，但是同你自身的优美相比，它们稍逊一筹，绝不值得你欣赏赞美。

“陆地山川的美让你高兴吗？当然了，因为这是美好创造

中的一部分。同样，我们有时也欣赏平静的海面，仰慕天空、星辰、太阳和月亮。但是这些美，哪一样属于你？你敢以那自然的美夸口吗？你是不是用春天的花装饰自己呢？是由于你的滋润让秋天收获丰盛的果实吗？你为什么被空洞的欢娱迷惑呢？你为什么张开双臂去迎接那些身外之物，把它们当成是自己的好东西呢？命运永远不会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让你拥有。大地生产的果实毫无疑问地要为人们提供营养。但是如果你只想满足自身的需要，就没有理由要求命运带给你更多的享受。人类的本性使人们获得一点点就能感到很满足，如果你的追求已超过了自身的需要，你就会感到痛苦甚至深受其害。

“再者，你以为穿上不同的衣服就会变得美丽吗？但是倘若衣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我就不仅会赞叹衣料的品质，也会赞叹裁缝们的手艺。你或许为有如此众多的侍从感到高兴，但如果这些人心胸险恶，就对主人充满了威胁。反之，如果这些人诚实正直，你怎么能够把他们诚实正直的品性当作自己的财产呢？因此，显然这些都不归属于你。如果它们拥有的美丽无法引起你的兴趣，你为什么因失去它们而悲伤，因获得它们而快乐呢？如果由于自身的本性，它们是美丽的，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它们不属于你所有，但是它们还是能满足你内心的快乐。你拥有它们时不会觉得珍贵，你之所以想拥有，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很珍贵。

“你对命运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究竟想从命运身上得到些什么？我相信你通过更多的财富来躲避贫困。可你会发现结

果恰恰相反。越是拥有更多值钱的东西，就越需要更多的工夫去照料。拥有越多，需要的就越多，这从来都是真理。相反，如果一个人获得财富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根据个人自身的基本需求，那么他所需要的一定很有限。你在别的地方寻求你身外的美好事物，是不是因为在你内心中没有属于自己的好东西呢？一个拥有神所赐理性的人，却不能认识自己的美丽，还要用无生命的物品装饰自己，这简直就是颠倒是非。别的动物为自己内在拥有的感到满足，但是人类虽然在理智上同上帝相仿，却寻求低劣的物品装饰自身高贵的本性，你还不知道你已经对你的创造者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了。上帝要求人类超过世上其他一切生灵，你却把自己丢弃到最卑微的地位。因为既然被认为好的东西，比认它为好的人更有价值，当然你把自己估计得比它们还低，你觉得卑劣的事物很贵重，你的推断就降低了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他认识自己时，便超越其他生物。一旦他无法认清自我时，甚至变得禽兽不如。对于其他动物来讲，不能认清自我是很自然的，人类出现这种认识则是天大的错误。你认为可以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装扮自我，这是何等的荒诞无稽！当然不可以如此！如果因附加的事物而让自己变得引人注目，那么所有对你美丽的颂赞也是属于附加物的。不论怎样依靠外物隐藏遮掩，其本质还是跟从前一样。

“再者，我不认为任何真正的好东西能给拥有它的人带来危害。我错了吗？你会说‘不’。然而有许多次，财富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了危害。因为那些最贪得无厌的人们，认为只有

他们才配拥有所有的黄金和珍贵的宝石。你现在害怕暴徒的棍棒和利刃，但如果你口袋空空走在路上，却可以面对劫匪放声大笑。身上装满金钱的旅行者，内心都充满恐惧。财富是多么的奇妙啊！一旦你获得财富之后，你的安全感就失去了。”

诗五

上古之初的人们何等快乐，
满足于肥沃的土地，
不被易腐化的财富拖累。
经过漫长的斋戒期后，
他们很容易得到橡树籽充饥，
不饮加了蜜糖的酸酒，
不知如何用紫色颜料染饰丝绸，
他们安稳地睡在草丛中，
傍着松木的遮蔽饮着涓涓溪流。

他们从不知晓海洋的深浅，
也没有人带着万贯家财到达新的彼岸。

他们从未听过战斗的鼓声，
也从未让鲜血沾上仇恨的利剑。
为什么要用疯狂的臂膀扼住敌人，
既不见残忍的伤痕，
也未因抛洒热血而受到奖赏。

但愿我们的时代能回到远古，
当人类贪欲的野心燃烧起来，
实在比伊底纳（Aetna）的烈火还要猛烈。
哦，谁是那个可怜的人，
第一个揭开了深埋地下的宝藏？
他所付出的代价，
是极度的危险可怕！



波爱修斯教课

说六

哲学女神继续解释命运给予的两样礼物——荣誉和权力，都是暂时的，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益处。

“我现在要谈谈荣誉和权力，你对这两者大加赞赏，因为你无法认清这两者真正的本质。如果这些命运的礼物被给予邪恶之人，那就能比从伊底纳火山喷出的火焰和冲毁一切的洪水带来的危害更多。我相信你记得你的祖先是怎样想让国家从君主政体中得到自由，因为国王太专横了，之后又想废除执政官的权力，因为执政官太飞扬跋扈。尽管很少出现将荣誉和权力都给予正直人的情况，但我们的欣慰，并不是来自荣誉和权力本身，而是来自拥有者的正直。正直的人获得荣誉，并不是因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恰恰相反，是因他

们道德高尚才拥有相应的地位。

“你所追求并如此敬重的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呢？哦，世上的万物，你们觉得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拥有的是些什么呢？如果在一群老鼠当中，一只老鼠对其他老鼠施行权力，你不为这样的场景感到好笑吗？但就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人的身体更脆弱的呢？一只细小的蚊虫难道不可以咬人一口或是钻进人的身体而毁灭这个人吗？除非是针对人的肉体或他所拥有的财富，有谁能够对另一个人施行权力呢？你能将任何法律强加给一个自由的心灵吗？一个人以坚强的理性作为基础，你能打扰他内心特有的宁静吗？当一位暴君想以残忍的手段让一个自由人出卖谋杀国王的同伴时，这位哲学家咬碎了自己的舌头，向暴君的脸上吐去。暴君想以酷刑表现自己的残忍，却让这位哲学家把它变成展现崇高理想的机会。你对别人所做的一切，反过来，别人不也同样可以对你做吗？我们知道，那习惯杀戮外国人的布西里（Busiras），他自己就是被来到埃及的祈库勒斯（Hercules）所杀。热古陆（Regulus）用铁索把许多非洲人囚成俘虏，最后自己又被他们用铁索囚禁成犯人。想想看，一种不能保证其主人逃脱仇人同样报复的权力是怎样的权力？

“再者，如果荣誉和权力本身有其真实价值的话，它们是不会堆积在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身上的。因为性质相反的东西不能融合在一起。自然不允许性质相反的东西相互结合。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许多荣誉既然被恶人占有，那么这些能被恶人得到的荣誉就不是善的东西。还有更多的例子证明

命运的其他礼物可以任意地给予恶人。就此而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勇敢的人就是具有勇气的，一个善长跑步的人就是敏捷的。同样的，音乐家明白音乐，医生懂得医疗技术，演讲家善长修辞。每种事物都有符合其本性的事，相反的事物不会混淆到一起，反而会把性质相反的驱逐出去。对贪得无厌的人来讲，财富并不能止住他贪欲的渴求。贪婪的欲望像坚固的铁索牢牢拴住他，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成为自己的主人。荣誉加在不诚实的人身上，远不能让他变得荣耀，反而会背离这种人，让他名誉扫地。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用错误的名字去称呼他们，这些事物的真实本性使它们不配被称作原本的名字，物质的东西不配被称为财富，世间的权力不是真的权力，来自公众的荣誉也不是真的荣耀。

“对命运多方面的观察之后，最终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命运之中，没有值得我们追求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显然无内在的善，并不总是和好人相伴，也不会使拥有的人变得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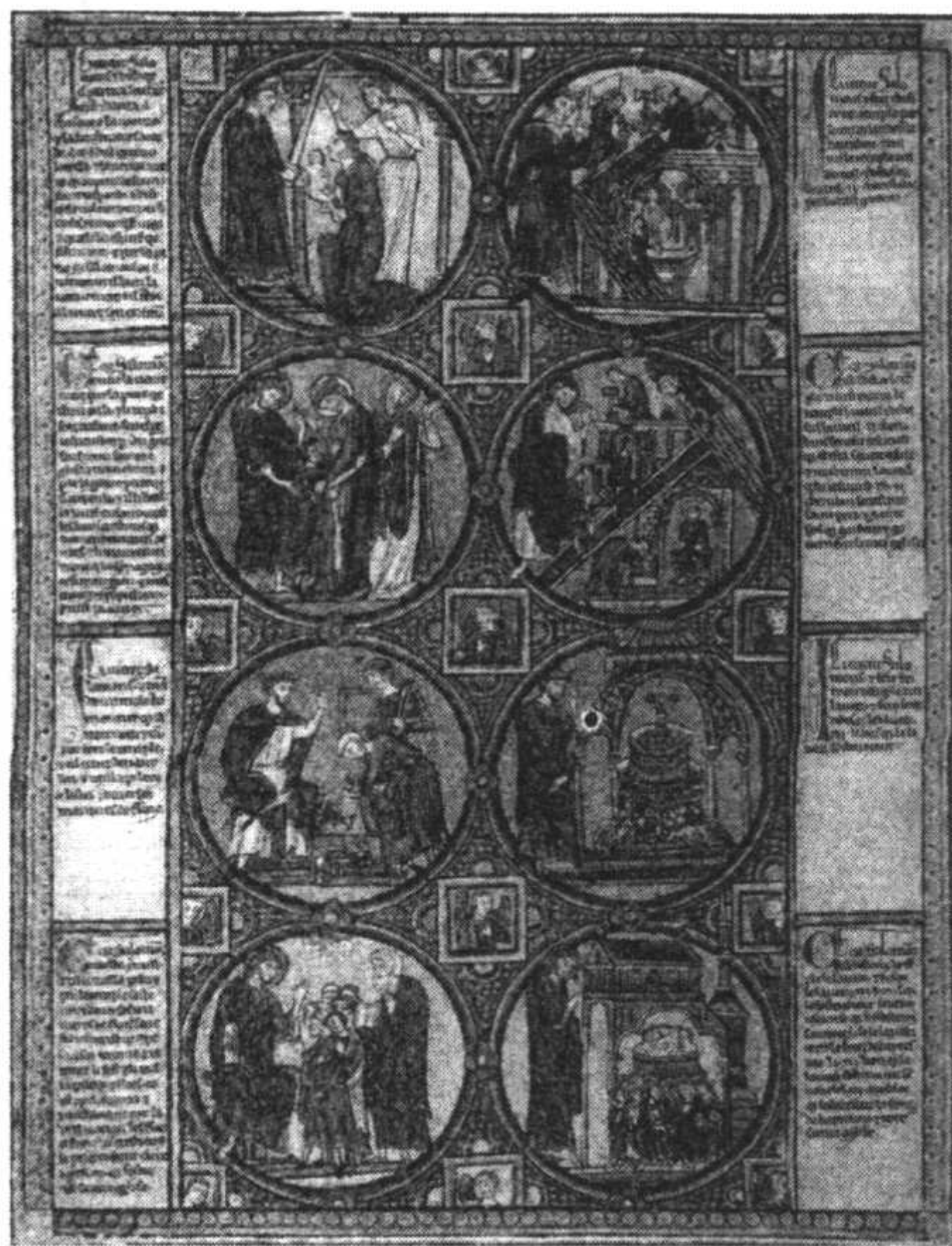
诗六

我们已知尼禄的蛮横残忍，

他焚烧罗马，屠杀长老院的成员。

他如何残暴地杀兄弑母，

身上沾满亲人的鲜血，
 看着母亲的尸体，面如冰霜，
 甚至觉得她的尸体很美丽。
 然而他甚至是人民的主宰，
 这群子民是为旭日的阳光所照耀，
 为寒冷的北斗星所引导，
 为南风吹起的砂石所号召。
 请问，这伟大的力量能否制止尼禄的疯狂？
 当邪恶的利剑沾上了残暴的毒性，
 共和国的子民必会反抗野蛮的统治。



13 世纪法文版《圣经》插画

说七

即使道德高尚的人为大众服务而得到声望，其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我说到：“你知道对物质的追求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渴望踏踏实实地做些事，免得到老年还没有人称赞我。”

她说：“是的，但有一件事能迷惑那些本质优秀却远未进入完美道德境界的人，那就是对名望的喜爱和渴想获得为国尽忠的声誉。好好想想这件事，你会发现名誉这东西无足轻重。正如天文学家告诉你的那样，地球同整个天空的面积相比，就只是一个小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拿地球同整个宇宙的圆周相比，地球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宇宙中这一小块地面上，按托勒密（Ptolemy）所证明的，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积上存在着生物。即便在这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如果除去所有海洋、沼泽和沙漠的面积，你就会发现，只有很小的一块空间供我们人类居住。在这个空间里，只是一个点连着另一个点，你想在这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扬名吗？在这么狭小束缚的空间里，名誉又有什么重要呢？

“再者，在这一小块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更由于出行的困难、语言的复杂、交往的稀少，城市的名字都很难为所有人知晓，就更别提个人的名誉了。在西赛罗（Ci-

cemo) 时期，尽管罗马共和国在帕提亚 (Parthiam) 民族和其他民族中是强大的，但是西赛罗曾承认过罗马的声望越过了高加索山吗？你看到了吗？你所想传播的名声是何等的狭小局限啊！罗马人的名声能够到达罗马城的名声都达不到的地方吗？

“再说，不同族群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习俗差别都很大，就算想要扩大自己的声望，却不能让世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在本国广为传诵并永垂不朽，他就会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不知有多少人，在自身的那个年代声名远扬，却因为没有人记载他们而被大众淡忘。即便对他们记载很多，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作品连同它们的作者都一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当你想把你的名声在后世中流传时，你似乎认为自己的名誉可以亘古不变。但如果你想到时间的漫长，在你那仿佛经久不变的名声中，你还能找到什么快乐呢？尽管那瞬间的一刻，同万年相比只能说微不足道，但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两者在时间的距离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即便是一万年，或是你能想到更长的时间，都不能和无限的永恒相比。因为在有限的事物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比例。但有限的事物永远都不能够同无限的事物相比。因此，无论你的荣誉持续多长的时间，一旦同无限的永恒相比，则不仅渺小，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你听惯了流行的意见和空洞的谣言，却不知如何正确行事。你抛弃了内心深处良知和道德的优点，却从别人的闲谈中获得奖赏。你听说过关于这种骄傲浅尊之人的笑话吗？一

个人用巧妙的方式愚弄另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人。那个人假借哲学家的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品德很好，而是为了虚荣心。第一个人宣称，看那人能否以温柔忍耐的态度对待他不断的恶语相加，他就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哲学家了。那个假冒哲学家的人忍耐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看我现在不是一个哲学家吗？’于是攻击他的人，笑着说了一句尖刻的话：‘如果你能一直保持沉默，我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哲学家了。’

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伟大的人物。尽管他们从美德中获得荣耀，但他们从名望中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躯体在死后消失，他们能有什么呢？倘若一个人完全死了（我们的理智不容许我们这样想），那么他就完全没有荣耀可言，因为他的躯体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灵魂摆脱尘世的牢狱之后，还是完全了解美德，那么它就会追寻天堂里的自由，轻蔑地拒绝一切尘世的来往。它以天国为荣，享受逃离尘世的快乐。”

诗七

一个将不断追求名誉

看做是最高目标的人，

应放眼一望广阔的天际，

渺小的地球与之比较相形见绌。

他将会羞愧，

因为名誉虽与日俱增，

仍无法充斥这么小的空间。

骄傲的人啊！

你为何还要做无谓的挣扎，

想将自己的脖颈从死亡的轭中解脱出来。

尽管名声远扬，四方传诵，

尽管华丽宫殿的美名世代传诵，

然而死亡从来都是不管不顾，

高低贵贱一视同仁。

名将法步里修（Fabriciu）的尸骨在哪里？

布鲁特（Brutus）和坚毅的迦托（Cato）在哪里？

他们所留下的不过是，

寥寥几笔勾勒一个空洞的名声而已。

我们看到了他们镌刻的名望，

却只知道这些名望毫无价值。

他们长眠地下不为人知晓，

名誉对他们毫无用处。

倘若你认为，

生命可以靠延长名誉的气息而存活，

当悠然的时间将它从你手里夺走时，

你等到的将是第二次死亡。

说八

哲学女神解释，厄运比好运对人更有益处，因为好运欺骗人，而厄运教导人。

她说：“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将急切地与命运进行一场恶斗。有时她对人们的欺骗是有益处的。我的意思是，当她揭开自己的面纱，表明自身本质的时候。或许你还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话。我将要讲一件奇怪的事情。正是因为它奇怪，我才很难用语言讲述。我认为厄运比好运对人们更有益处。好运通常欺骗人，因为她常常以快乐显现。厄运则更真实，她经常变换，显现自己不确定的特性。一个欺骗人类，另一个则教导人类。以快乐的形式出现的骗人好运让人们喜爱她，而厄运则向人们揭示幸福的脆弱，并开拓人们的思想。你可以看出，一个是随风飘荡，永远都不了解自己。一个则是清醒的，为不测的遭遇随时做好了准备。最后，好运靠着巴结讨好，将人引出诚实正直的道路。厄运则靠着弯曲的拐杖，将绝大多数人导向真实的善境。厄运让你发现朋友起初的想法，你认为这是在粗鲁的、不仁的和可怕的厄运中带给你的

最小好处吗？命运已经为你区分出哪些朋友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她离开时带走了她的朋友，把属于你的留给了你。如果你没有如此触动过，那么你认为自己应当以多大的代价才能买来这等的好处呢？停止寻找你已经丢失的财富，你已经找到了你的朋友。他们是你所有财富中最为珍贵的。”



君士坦丁大帝雕塑（他对罗马皈依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

诗八

公道的宇宙亘古不变，

使一切变化有条不紊。

世上的万物相辅相成，

持守着一永恒不变的铁律。

太阳灼亮了一天的光辉，

月亮接管了金星带来的黄昏，
贪婪的海洋约束了自己的波浪，
不让陆地的边界因此而损毁。
这一切都因爱成就。
这种爱掌控着大地、海洋和天空。

如果爱放松了管制，
所有的友谊将变成战争，
和善运行的世界将粉碎。
爱通过神圣的和约，
把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
爱通过圣洁的感情缔结神圣的婚姻，
爱将所有真诚的朋友联结。
哦，人类将是何等的幸福啊！
如果那掌管宇宙的爱，
也同样引导了你们的灵魂。

第三卷



说一

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当她唱完了歌曲，悠扬的歌声使我陶醉，我渴望她继续歌唱。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安慰了悲观的人们，太伟大了。你深沉的思想和甜美的歌声让我欢欣鼓舞！其实我觉得自己完全能承受命运的打击！对于你先前所说的非常猛烈的药剂，我不但不害怕，反而更想得到它。”

哲学女神说：“当你专心地对我的一言一语静静倾听时，我就知道了。我在等待你的思想有这样的收获。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我让你得到这样的收获。你会发现我的话是苦口的良药，一旦消化吸收，就会觉得极其甘甜，但是你说还想听到更多的话。如果你知道我将要领你去的地方，你将会感到何等高兴啊！”

我问她：“那是什么地方呢？”

“通往真正的幸福，也是你心灵早已向往的地方。但是你的视线被幻想迷惑，所以你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我又说：“求你快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她说：“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愿意告诉你。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先讲清楚，让你有更深入的了解。当你明白了这些事，再将目光投向事物相反的一面，你就会认识真正幸福的本质。”

诗一

农人要想在土地上播种，
首先必须清除丛生的杂草，
用锋利的镰刀斩除荆棘蕨草，
土地才能获得大丰收。

若我们尝苦在先，
就更能体会蜂蜜的甘甜。
当风暴停止了咆哮和降雨，
星星将闪烁更加璀璨的光亮。
只有当晨星驱散了黑夜的阴霾，
白昼的骏马才能驰骋天空。

昔日你看到伪善，
如今你已经从她的轭中解脱出来，
获得真正的幸福。

说二

哲学女神对人们渴求的至真至善作出了定义，然后，她列出了伪善的各种形式，因为人们总把这些伪善当作真正的幸福。

她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内心深处稍作休憩。然后，她继续说道：“众多的烦恼和分歧带给人们许多忧愁。尽管人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进，却是为了追求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幸福。现在，我们可以把善定义为：一旦得到了它，人就不再有其他追求了，这就是至真至大的善，包含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种善，都不能称为最大的善，因为在这种善之外，还有值得渴求的事物。显然，完美的幸福是集一切美好事物之大成。我已经说过，尽管路途不同，但这就是所有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一般人的心中都有追寻真善的本性，但谬误却让人们迷失方向，走上通往假善之路。

“有的人相信，最大的福善是拥有一切，所以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财富。而有些人则认为，真正的福善是获得他人极大的崇敬，所以他们拼命地去获得荣耀的地位，因此得到国民的敬仰。还有的人以为最大的福善存在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中，他们希望自己主掌大权，或依附权势。有的人则把名誉当成最大的善，所以他们急于通过战争或和平的策略获得名声。但是，有更多的人以快乐来衡量良善，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快乐之中。再者，有的人颠倒了伪善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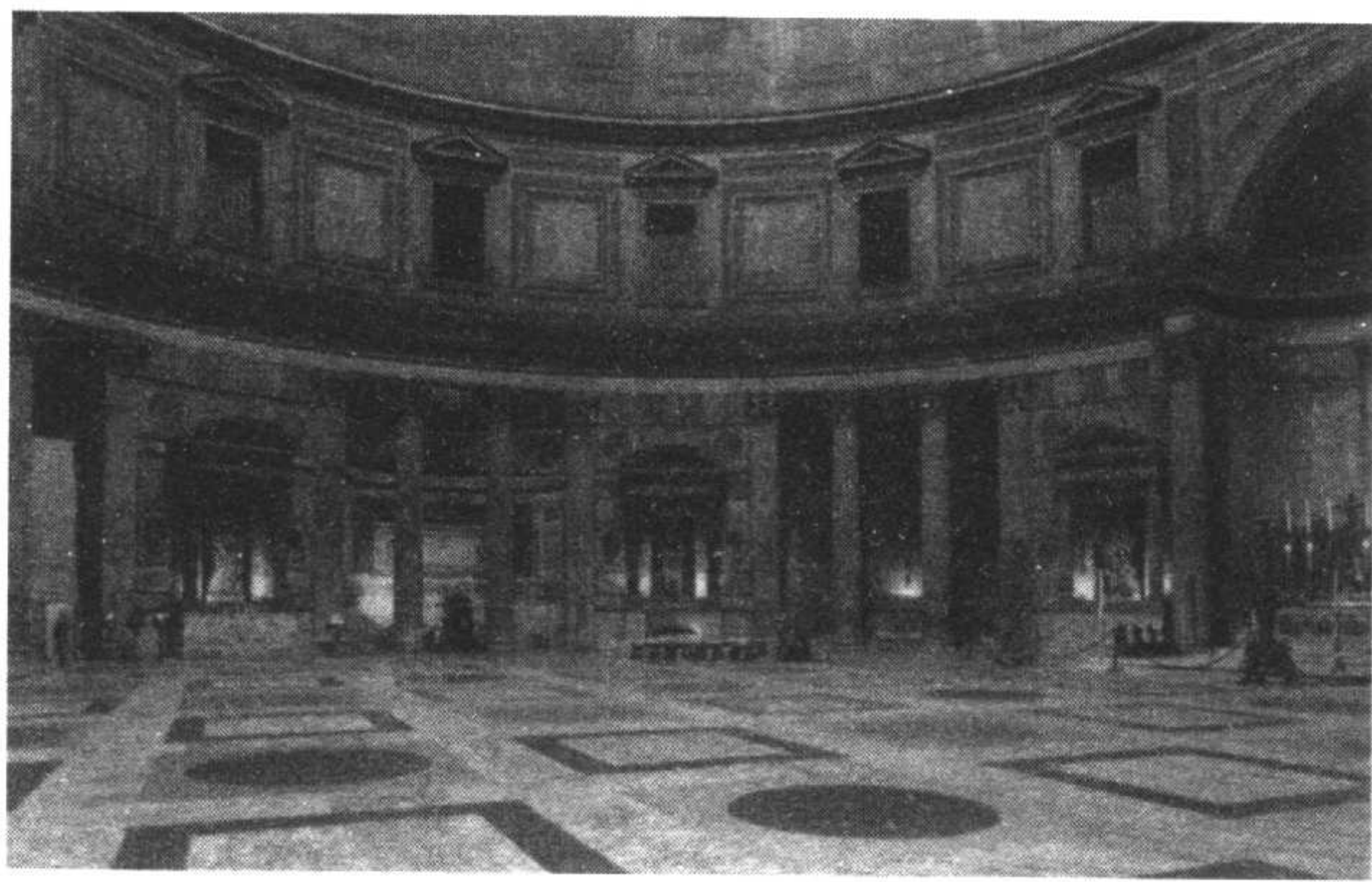
果，以为获得财富便拥有了权力或快乐，或是认为追求权力便可得到金钱或荣誉。

“为了得到这种虚伪的福善和其他类似的事物，人们的行动和欲望都以此为目标。比如，他们想拥有高贵的地位和远扬的名声，因为这些能带来荣誉；或者他们想拥有妻子儿女，因为可以带来欢娱。友情被认为是最为高贵和神圣之物，不受命运的束缚，却受美德的影响。此外其他一切的交情，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娱乐。这一点上，躯体方面的善，显然也都归咎于上述的错误中。我们刚讨论过体力和身材让人显得更强壮和更有能力，美貌和敏捷让人出名，健康给人以欢乐。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都会追求幸福。每个人都想得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物，而对其他事物不闻不问。但是我们早已将幸福定义为最大的善，所以每个人所追求的至真至大的善，无非就是幸福的一种状态。

“你看，人类所有的幸福模式都在这里：财富、荣誉、权力、荣耀和快乐。伊壁鸠鲁只考虑这些模式，把快乐定义为最高的美善，因为其他的事物无非只给心灵带来了享受而已。让我们将话题拉回到人类为追求幸福所设的目标上。他们的心灵似乎想重返通往真正幸福的正轨，但记不清该走哪条路。那就好比是一个醉汉无法记起回家的路，心灵也将无法识别真正的善。有些人一味追求能拥有一切，这难道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吗？不，没有任何事能像拥有一切美好事物那样让幸福变得如此完美。那些美好的事物不属于任何人，完全为自己所独有。还有的人认为至真至大的美善能得到人们的尊

敬和崇拜。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所有人奋力追求的事物都不能鄙视为毫无价值可言。难道权力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我们轻易地认定它能帮我们得到任何事物。我们能鄙视名誉吗？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巨大的成功通常伴随着无上的荣耀。最后，我们说幸福是没有折磨人的痛苦忧虑，也不为艰难困苦所支配。即便是微小的事情，目的也不外乎是寻找快乐和享受。

“这些都是人们所渴望的：财富、地位、权势、荣耀和快乐。人们之所以追求这些是以为可以从这些事物得到满足、尊重、能力、盛名和幸福。人们拥有不同的欲望，追求的却都是善。这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尽管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但都同意自己所追寻的目标就是至真至大的美善。”



罗马万神殿（7世纪变成基督教教堂）

诗二

我愿弹奏一曲，
表明万能的自然如何施展她的统治，
用她的律法保证无限宇宙的安全。
用绝不松弛的绳索，
将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加大果（Carthaginian）的雄师，
虽受枷锁和拘禁，
吃别人递给它的食物，
害怕残暴主人的鞭打。
然而，一旦鲜血洒到竖起的爪甲，
潜在的野性又死灰复燃，
爆发怒吼恢复本相，
冲破铁索，用锋利的牙齿撕碎它的饲养人。
在狮子们的暴怒下，
饲养人血如泉涌。

鸟儿在树顶欢快地歌唱，
一旦被捉入牢笼，
虽然主人给予精细的照料，
给予蜂蜜和充足的饲料。
但如果它飞到笼子的顶棚，
看到心爱的斑驳树影，
便一脚踢翻面前的饵食。
树林才是它的归属，
只有树林才能引出它甜美的歌声。

树枝被猛力压到了地面，
一旦放松，又傲然挺立。
日落西沉，沿着既定的轨迹，
清晨又会重现在光芒四射的东方。

万物都追寻各自相应的路线，
乐于回归本源，
保持自己始终如一，
成为一个稳定不变的循环。

说三

本性驱使人们追求真正的幸福，但谬误用片面的利益欺骗人类，特别是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你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灵，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但对什么是至真至大的善还是没有明确的概念。你的本性指引你到达真正的幸福，而各种谬误也会误导你偏离正轨，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人们自以为能带来幸福的事物是否可以帮他们到达称之为幸福的最终目的地。如果金钱、荣誉和其他这类东西能给人们带来至真至大的福善，我们就得承认拥有这些的人是快乐幸福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能给予自己所承诺的幸福，相反还被发现严重地欠缺，那么显然这些东西只拥有虚假的幸福外表。

“你在最近拥有丰厚的财富，因此请首先回答我：尽管拥有大批资产，你的内心完全没有被那不义的感觉所缠绕吗？”

我说：“是的，我很清楚自己从未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是缺少你想得到的东西，还是因为一些东西已经摆在你的面前，而你却不愿意去拿呢？”

我回答说：“是的。”

“你所渴望的是这件物品，还是不要那件物品呢？”

“我承认是这样的。”

她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得到自己不曾拥有的事物呢？”

“是的。”

“但是一个人感觉他什么都缺，他会感到满足吗？”

我说：“不会。”

“然而你拥有了充足的财富，难道还觉得不知足吗？”

我说：“是的，确实是不知足。”

她说：“财富不能让人得到一切或感到满足。从表面上看，财富好像可以让人感到满足，但其实不然。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金钱的本性不能保证自己离开它的拥有者，而到别人的身边去。”

我说：“是的，确实是这样。”

“你不能否认某一天，一个身体更强壮的人完全可能把钱抢走。否则法院的纠纷是从何而来呢？那还不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财富被暴力或用欺骗的手段被夺去后，又想争回来吗？”

我答道：“是的。”

她说：“所以，一个人会寻求外界的力量保护自己的金钱。”

我说：“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如果一个人拥有不可能丧失的财富，那么他就不会去寻求外界的帮助。”

“他肯定不会那么做。”

她说：“现在我们把辩论的焦点转一个方向。富人们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缺，但他们确实还需要其他人的帮助。那么要怎样才能和财富分开呢？富人们从不觉得饥渴吗？有钱人的

身体从不感到冬天的寒冷吗？你一定会说：‘是的，富人们有的是钱，可以让他们免受饥渴受冻之苦。’虽然金钱可以满足需要，却不能完全免除这种需要。尽管如此众多急需的一连串欲望都被满足了，然而需要被满足的欲望却依然如故。我不想强调，从人的本性来讲，其实需要一点点就可以得到满足，但贪婪的欲望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因此，我要问你，如果财富不能免除欲望，甚至还增加自己的需要，有什么理由能让你相信财富可以让人得到满足呢？”

诗三

富人贪婪地堆积金银，
但得来的一切都无法让他满足。
他以红海的珍珠打扮自己，
大批的耕牛播种肥沃的土地，
一生的忧虑却纠缠着他永不离去。
即便在临死的那一刻，
那伪善的财产也不会与他一道同行。

说四

崇高的地位，不是真正的幸福，也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她说：“但是，你可能会说高官要职能让人得到荣耀。哦！那些职位真的能让任职的人道德高尚免除邪恶吗？但是，我们却早已习惯看到那些当权者为非作歹，不去避免不义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会痛恨看到这些职位经常落到最邪恶的人手中。这就是嘉路士（Catullus）为什么称在职位上拥有很高地位的诺纽（Noniu）为‘病态产物’。你看到最高的荣誉加在邪恶人的头上，那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如果他们不因荣誉而成名，他们的无能还不至于那么显眼。难道没有危险引诱你成为德苛那土（Decoratus）的同伙吗？你知道他有鲁莽小丑的头脑，而且还是一个卑鄙的告密者。当我们认为这些人完全不配坐在高高的职位上时，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的位高权贵而判定他是否值得我们尊重敬仰。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拥有无限智慧，你不能否认他值得人们尊重，或者至少尊重他拥有的聪明才智。因为道德有其独特的荣耀，并且这种荣耀能直接传给凡有道德的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些人因为受到更多人的鄙视而变得没有价值，那么崇高的地位就会显出这种恶人的不是。因为高位不能让受众人鄙视的人得到尊重，反而让崇高的地位本身也遭到了玷污。因为恶人把恶的品质带到了职位上，玷污了那职位。现在，我让你来考虑这一事实，你会认清真正的尊重不是来自虚幻的荣耀。如果一个在罗马做了多次执政官的人，偶然来到了一个荒蛮的国度，他的职位会使那些野蛮人尊重他吗？但是，如果高高在上的职位其本质是庄严的，则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失去功效。就好像火一样，

无论在哪里都是热的。既然高位的被尊重，不是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人们不可靠的意见，那么，这高位在不认识其尊严的人当中就什么也算不上了。

“但这不过是根据国外的情况而言。即便是在它们的发祥地，在本国的人民中间，这种尊严又会持续多久呢？想想当年罗马提督的权力是何等强大，但如今却徒有虚名，对元老院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提督在当时是粮食市场的委员，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但如今，却成为人们最为鄙视的职位了。正如我此前说过的，如果没有内在的美丽，那么有时受人恭维，有时失去价值，完全是根据别人的意见而转移。既然高位不能让人受到尊敬，也可能由于恶人的影响而变得令人唾弃，可能因时间流逝而失去荣耀，最后，可能所有的人都轻看这个职位，我要问你，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美丽存在于人们之中而又让人渴求呢？”

诗四

尽管尼禄用推罗的紫袍

和雪白的宝石高傲地装饰自己，

像他那样残忍奢华的暴君，

人人对其恨之入骨。

虽然恶人把卑贱的职位

给予受人尊重的人士，

但那坏人所赐的高位，

有谁会认为光荣呢？

说五

权力并不是获得幸福的保障。

“王权和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会得到权势吗？你或许会说：‘当然了，只要那幸福能一直持续下去。’但恰恰相反，古代和现代有许多事实可以充分证明，很多的国王从幸福跌落到灭顶之灾。这是多么奇妙的王权啊，甚至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没有！如果这种王权确实是幸福的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它一旦失势，也就变成了痛苦的缘由。无论王国的领土面积多大，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统治所有国家。所以，无论什么原因，一旦权力停止带来快乐，紧跟其后的则是因权力丧失的痛苦。因此，每个国王最后受到的痛苦要比所体验的幸福更多。一位暴君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如何凶险，他把王位的危机比作悬在头上的利剑一样恐怖。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势？既不能消除忧虑，又不能避免恐惧。所有国王都想过一种没有恐惧的生活，但他们办不到，他们还向别人夸口自己的权势。如果一个人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你想想他是有权势的人吗？一个人威严地大步

向前走，后面又跟着很多护卫，你认为他是有权势的人吗？一个人恐吓人民，可他自己却更惧怕人民，为了显得强大而将自己交在随从的手中，你认为他很有势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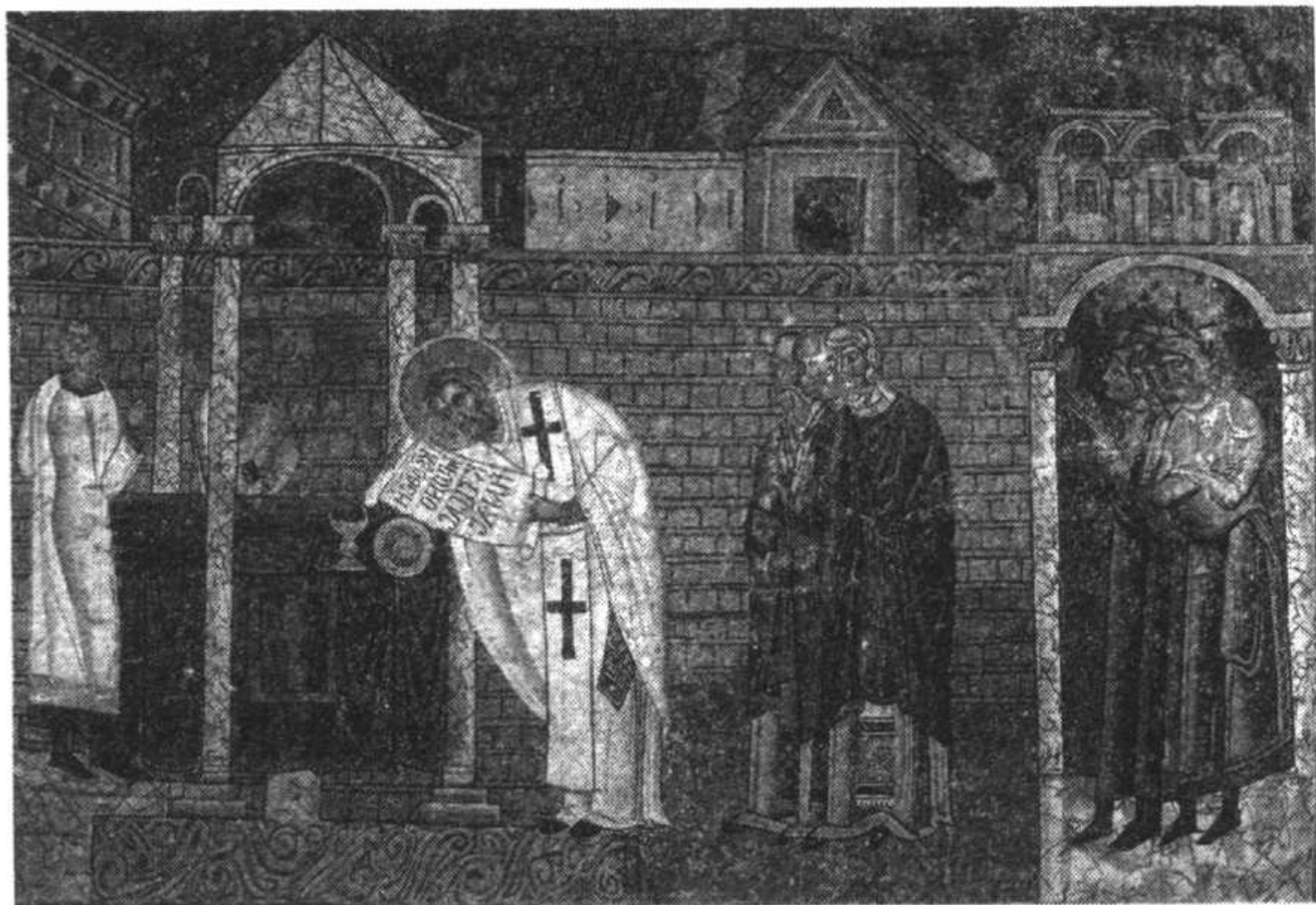
“王位本身就十分脆弱，还用我说身边的人吗？不只是国王的权力丧失以后，他的朋友也随着失势。即便在国王的权力无损时，也是如此。尼禄强迫他的朋友和老师——辛尼加（Seneca）选择自杀。任职很久的廷臣巴比念（Papinianus）很有权势，安东尼努（Antoninus）命令巴比念的士兵把自己的主人杀了。然而，辛尼加和巴比念两个人都愿意抛弃自己的权势。辛尼加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尼禄，以寻求隐退。正是他们的权势和财富使他们走向灭亡之路，他们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那是什么样的权势，连它的拥有的人都感到恐惧？想得到权力，权力却不能给你安全；想丢弃权力，权力又不容许你逃脱。如果朋友的帮助不是由于道义而来，而是由权势而来，这样的朋友又能帮我们什么呢？好运时交到的朋友在自己厄运时就成为敌人，还有什么苦难能比你的亲密朋友转变成为你的敌人更让人难受呢？”

诗五

谁想获得真正的权势，

就必须压制自己狂野的想法，



中世纪礼仪（11 世纪作品）

绝不放纵情欲作其奴隶。

即便你颁布的法令，

震撼全球而远至印度，

哪怕最远的涂尼岛，

也听命于你的统治，

你若不能摒除

阴郁的情绪和流言蜚语，

你就不能拥有真正的权势。

说六

真正的幸福并不存在于名誉之中。

“名誉经常是何等欺人啊！又是如何卑鄙无耻的东西！一位悲剧诗人曾大声疾呼道：‘哦，名誉啊名誉，你让多少无能

之人洋洋自得!’许多人从人们虚伪的态度中获得名誉。还有什么比这更卑鄙无耻的吗?那些被虚情假意恭维的人们听到这样的夸奖,一定会感到脸红。而如果凭自己的优点获得别人公正的夸奖,对智者的良心来说也不会感到有何特别之处。因为他们不以流言来衡量自己的幸福,而以良心上的真理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因为声名远场而高兴,就必以名声不为人所知而感到惭愧。但是我已经说过,一定有地方,不是一个人的名誉所能达到的。因此在一个地方,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名,但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在我眼中,名望并不值得一提,因为它不来自任何评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再者,出身名门是何等的空虚和无用啊!如果因为名望而获得荣誉,那名望也不是属于他本人。出身名门得到的荣誉是对先祖优点的称赞。如果称赞产生名望,那么,受称赞的人就是那有名望的人。因此,你若出身名门,别人的名望(你的先祖)不能算是你自己的光荣。如果说拥有高贵的出身有什么好处的话,我认为就只有这一点:由于受到荣誉的束缚,不能玷污先祖的美德。”

诗六

世上人类来自一处,
只有一位万物之父,
他是一切事物的指路者。
给太阳以光辉,

给月亮以号角，
他创造了地上的人类及天上的星辰。
我们的灵魂生自天堂，
纳入我们地上的肉身，
使我们成为出身高贵的种族。

为何抱怨你的先祖？
倘若审视自身的起源和造物主，
大家都不是出身卑污，
除非有人甘愿堕落和自暴自弃。

说七

满足了肉体的欲望并不能让人快乐。

“现在，我要说到的是肉身的快乐，如何去说呢？肉体的欲望中充满了迷惑，满足了肉欲则充满了悔恨。享受肉体快乐的人，将会感染多么可怕的疾病！遭受何等难忍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罪恶的果实啊！我不知道他们的冲动能产生什么样的快乐，但任何人回想起他沉溺于肉欲中的往事，便会知道那种快乐的结果是何等凄惨悲凉。倘若谁说那种结果有幸福相伴，那么，就连那荒野的野兽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占有目标只是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从妻子儿女那里得到快乐或许是最为可贵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拥有儿女而受累。这种折磨是何等的痛苦啊，我现在本不应该告诉你，因为你

以前不知道，你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苦楚了。在这件事上，我同意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观点，他说一个没有儿女的人，在苦难中要更快乐。”

诗七

人们为了满足肉体的快乐，
遭到了本性所带来的惩罚。
正如带刺的蜜蜂，
分散花蜜，四处飞走，
留下了它的刺在人心头。

说八

哲学女神总结出有限的幸福是暂时的，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善。

“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不能指引人们到达想要去的目的地。我要告诉你它们带来的罪恶。如果你想攒钱，你必须把钱从其他人的身边带走；如果你想拥有尊贵的光荣，你就有义务感谢那给予你尊贵的人；如果你渴望在荣誉方面超过其他人，你就得抛弃一切尊严。

“如果你渴望拥有权势，你得屈尊于有权势人的花言巧

语，而且还要冒许多危险。如果你想获得名誉，你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左右摇摆，失去你的安全感。如果你想过快乐的生活——但谁不鄙视不抛弃如此卑贱和脆弱的身体呢？把肉欲放在自己首位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何等渺小啊！即便拥有又是何等不可靠啊！在身材方面，你能比大象更大吗？在力量方面，你能同牛相比吗？在速度方面，你能超过老虎吗？

“抬头仰望，看看这广阔的天空以及它的力量和运行速度，不要再去想那卑贱的事情。天空中所有这些奇观，都不如它们如何被有序地管理更为奇妙。不管人们外表的美丽是如何无可匹敌，它却比春天的花儿更容易消逝。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样，如果人们拥有林奇尔斯（Lyncelis）一样敏锐的视力，可以看穿物体的外表，当人们用这种能力去观察人体的内部时，就会发现，就算拥有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一样的美丽外表，但其身体内部却不仍旧是丑陋无比的吗？别人觉得你很美，并不是由于你自己的本质，而是因别人眼睛的谬误所导致。无论你对肉体的渴望是何等强烈，无论你怎么渴望，只要你高烧三天，那美貌便化为乌有。

“总之，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予它们所承诺的好处。把所有的好处都集中起来，也不能让它们变得完美无缺。它们不是让人到达幸福的道路，也不能让人因得到它们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诗八

哦！那些人是多么的不幸啊！

由于无知误入歧途而迷失方向。

森林内没有黄金，

葡萄藤上也没有珍贵的宝石。

你不会到山顶上结网打鱼佐餐，

也不会到大海里打猎捕捉山羊。

恰恰相反，

人们深知海底的深邃，

汹涌的波涛下有无数深洞。

人们知道哪里出产名贵珠宝，

哪里拥有鲜红的染料。

但因无知的人们自觉满足，

不知道哪里藏有自己渴求的幸福，

人们妄在尘世间寻找

存于天上的至善。

我怎样给世人指出他们是何等愚蠢啊！

他们四处寻求财富和荣誉，

却在伪善中体验痛苦，

最终才会对真善有所觉悟。



骑驴的耶稣（5世纪作品）

说九

哲学女神结束了对虚假幸福及其成因的讨论。然后开始探讨什么才是至真至大的善。

她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阐明了虚假幸福的本质。如果你已经理解的话，我接下来将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说：“我知道，获得财富不能让人满足，统治王国不一定拥有权势，身居高位不一定受人敬重。真正的荣誉不与野心为伍，肉体的享受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她问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才导致如此结果吗？”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我愿意从你那里多学一些。”

她说：“原因非常清楚，一些事物虽然结构简单，但在本性上却是不能分开的。人们错误地试图去分开它们，把真实完美变成了虚伪和缺陷。告诉我，一个人如果拥有了一切，他还会产生需求的欲望吗？”

我说：“当然不能。”

“你是正确的，如果任何事物在某方面需要外在的帮助，它就是不完善的。”

我说：“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自足和权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似乎如此。”

“那么，这种能让人获得充分满足感和拥有无上权势的事物，你觉得它令人感到可耻吗？或恰恰相反，值得我们尊敬呢？”

“这还用说，当然最值得我们尊敬。”

“那么让我们把尊敬加在自足和权势之中，得出结论说这三样其实是一样。”

“是的，说实话，我们必须把它们加在一起。”

她说：“你认为这样一个三合一的事物是乏味无趣，还是具有一切的光荣和荣誉呢？请想一想，它是自足的，拥有所

有的权势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所以它也一定不缺乏它自身不能提供的荣誉，不会似乎有所欠缺。”

我说：“我承认人们都清楚这一点。”

“因此，这种荣誉也离不开我们所讲的那三项。”

“是的。”

“那么，这从不缺乏任何自身以外的，拥有最大的权势和受到所有人尊敬的，是不是一定也是最快乐的呢？”

“我无法想象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会感到悲伤。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必然也是非常幸福的。”

“于是，可以进一步说来，尽管完全的满足、权势、光荣、尊严和快乐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无任何差别。”

“我必须同意这点。”

她说：“从本质上来讲，所有这些都很简单而且单一。仅仅是由于卑劣的人类因为堕落而将它们加以区分。当人们试图获得一块紧密整体的一小部分时，人类就失败了，不但得不到不存在的部分，也得不到他们为之追求的整体。”

我说：“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失败的？”

她回答道：“一些人躲避贫困而追求财富，但对权势不感兴趣。所以，他宁肯隐姓埋名，自甘卑下，甚至连他原本的快乐也甘愿抛弃，不愿失去他已得到的财富。但这种人既丧失了所有的权势，便为悲伤所刺痛，因地位卑微而自暴自弃，因名望低微而感到前途渺茫，这种人是不可能感到知足的。有些人只是一味地追求权力，他们不惜花费金银，不但鄙视

快乐和一切不能带来权势的荣誉，而且丝毫瞧不起名誉。你看看这些人缺乏多少东西。有时，他们甚至不爱惜自己。有时，他的内心为忧虑折磨和撕扯。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避免这些，最终连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权势也丧失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目光来看待职位、名利和快乐。因为它们都彼此相同。任何人只想获得一样而不管其他，那么他连自己很想拥有的都不能得到。”

我问：“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想得到所有这些，那么他就是追求幸福的总和。但是我们已经表明过，这些事情不能提供它们所承诺要给予的，他会在这些事情中找到幸福吗？”

“不会。”

“虽然有人以为可以分别对待这几样事物，各自满足他的需求，但快乐是无法在这些事物当中存在的。”

我说：“没有事情比这再明显正确不过的了。”

“你对虚伪幸福的本质及原因已经明白了。现在，请你将注意力转移到相反的方向，你马上就会看到我早已承诺向你展示的真正幸福。”

我说：“在你向我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之前，你已经讲清虚伪幸福的成因，哪怕一个人的眼睛再瞎，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真正完美的幸福就是能让一个人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权势、真正受人尊敬、真正的名誉和快乐。为了让你知道对这一个问题我有深刻的认识。我承认，它们都属于一个整体。只要能得到上述任何一项，

便是真正的幸福。”

她说：“我的孩子，如果再加上一项你对幸福的思考，会令我更满意。”

我问道：“哪一项呢？”

“你认为在终有一死的人类之中，是否可以产生那种事物呢？”

“我认为并不存在这种事物。我想你已经表明了，不用再进行证明了。”

“那么，对于凡人来讲，这些虚假的幸福来源只是真善的外观，仿佛能给必死的人类某种不完美的善，但实际上却不能提供至真至美的善。”

“我同意。”

“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假冒的模仿，那么现在你就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说：“为知晓这一点，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无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必须寻求上帝的帮助，正如我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著作《蒂迈欧篇》（Timaeus）中所说过的。所以你觉得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找到至高福善的地方呢？”

我说：“向万物之主寻求帮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合理地适宜地开始。”

她说：“你说对了。”

她于是高声唱道：

诗九

我的父啊，你创造了天地一切，
以亘古不变的律法统治着宇宙，
从永恒之中你嘱时间绵延不绝，
你自己岿然不动却让万物运转不息；
没有外在原因强迫你创造万物，
但存于你内心的至真至善，
使你无怨无悔让受造之物蒙恩。
万物均依最高形态而成型，
神性使你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不但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世界，
还嘱咐完善的整体履行完善的使命，
就如数字排序般精确。

你将所有自然最初之法紧密相连，
使自然界相互制衡，
就如冷和热、燥和湿都彼此制约。

因此火焰不致上蹿过高，

水也不致被地心引力所慑服。

你让世界灵魂拥有三重属性，

并置于世界中央，

推动万物一致地运行。

灵魂分作两个系统，

分别按各自的轨迹运行。

于是又回到了原本，

并同样使天体按各自的轨道运行。

你以同样的灵感创造了

诸灵魂和生命。

将高贵的灵魂填充进软弱的躯壳，

把他们送往天堂和人间，

并按你仁慈的律法，

让他们如火一般上升再回到你的面前。

我的父啊，请允许我们的灵魂

荣登你神圣的宝座，

让我们看到你仁慈的根源。

求你驱散尘世间的乌云，

使我们看到你的光辉。

因为你是那么安宁，

是善良之人的避风港。

你是我们的根源与归宿，

我们的向导，

我们的首领，

我们的道路，

也是我们的目标。

说十

哲学女神让波爱修斯明白：至真至大的善只能从上帝那里得到。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完美的善与不完美的善两种形态，我觉得现在应当告诉你那完美的幸福在哪里。我认为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一类的善是否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因为我们不能让任何空洞的思想干扰我们对真理的思考。但没有人能否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基于一切善的真正根源。如果某事被认为是有所缺陷的，正是由于它缺少某物才不能尽善尽美。

所以，如果任何一种事物有不完美的形式，那么也一定存在着该事物的完美形式。因为倘若没有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完美，也就很难想象所谓的完美从何而来。因为自然界并不是从落后和不足开始，而是从完美和理想的状态开始，后来才退化到低等和脆弱的形式。如果正如我们上面所讲，在短暂的事物中存在着不可靠不完美的幸福，那么也毫无疑问存在着可靠和完美的幸福。”

我说：“是的，经过充足的论证，这是真实的。”

她继续说道：“现在，请你好好想想，那完全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广为大众接受的观点证明，那万物之源的上帝，就是善。没有任何事物能胜过上帝了，当然也无人能超越他。所以毋庸置疑，上帝就是善。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既是如此之善，也就深信，在他身上存在着完全的善。因为倘若不是如此，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万物之源，也就必定有比他更优秀的事物存在，而且拥有完全的善，比上帝的起源还早。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所有的‘完全’要比‘不完全’更早地存在。除非我们不愿讨论这一点，否则，我们必须承认至真至高的上帝一定拥有至真至高的善。但是我们已经承认，真正的幸福是完美的善，那么，真正的幸福一定存在于上帝的神性之中。”

“是的，我承认这一点是无法反驳的。”

她说：“但是，我请求你发自内心来接受这一事实。那就是最高的上帝拥有最高的善。”

我问道：“我应当如何去想呢？”

“你一定不要以为万物之父上帝所拥有的最高之善是从别人那里接收而获得的；也不要以为拥有幸福的上帝和上帝拥有的幸福，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倘若你认为善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那么能给予这种善的就要比接收这种善的更优秀。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上帝在万物之中是最杰出的。如果你认为，善存在于上帝之中是由本性决定的，只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那么，当我们称上帝为万物之源时，有谁能想到这不同的种类究竟是由谁来联合起来的呢？最后，一件与其他事物都不相同的事物，不可能成为与其本身有差异的事物。所以，任何从本质上讲，与最高的善不同的事物，都不能成为最高的善。我们已经承认没有什么事物能比上帝还要优越。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事物能胜过自己的本源。因此，根据正确的理论，我总结出一点，那作为万物起源的上帝，本身就是最高的善。”

我说：“非常正确。”

“你同意那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吗？”

“是的。”

“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上帝就是幸福。”

“我不能否认你刚才所讲的，我知道必须要与你前面的判断相吻合。”

她说：“让我们看看，能否用同样方法来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不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最高的善。因为如果两件事物不同的话，其中一个就不能成为另一个。如果两者都各有缺陷，那就都不能成为最高的善。显而易见，有缺陷的，就不

是最高的善。倘若两者都是最高的善，它们就一定相同。进一步讲，我们已经证明了：幸福和上帝都是最高的善。因此，最高的上帝就一定与真正的幸福相等同。”

我说：“事实上，没有任何结论能比这个更有说服力，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被理性所证明，也没有什么能比上帝更值得我们思考。”

“从这个结论里，我要你进行一次推理，正如几何学家从已经证明的论题上再进一步论证一样。因为人们通过得到幸福而变得快乐，而幸福与上帝相等同，可见人们获得幸福的同时也得到了上帝。人们变得公正是由于获得公正的特性，变得聪明也是因为得到了聪明的特性。同样的道理，获得上帝的特性也可变得如上帝一样。每一个快乐的人都是上帝。上帝是由于他的本性才成为上帝，而人们变为如上帝一样是在于自身的参与。”

我说：“无论你怎么称呼这种推理，它真的是很不错！”

“是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更好了。理性让我们再补充一点。”

我问道：“那是什么？”

“幸福似乎包含很多东西，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幸福，仿佛每一项都是这整体的一部分？或者它们当中某一项是善的，具备幸福的本质，其他各项都与之相关，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希望你有更清晰的说明。”

哲学女神继续问道：“我们不是主张幸福就是一种善吗？”

我回答：“是的，而且是最大的善。”

“你可以把它们全体都归结到幸福的特性之下。因为无论是完全的满足，最高的权势、尊敬、荣誉和快乐，这些都可以被看做幸福。这些就如同幸福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吗？或者它们都与这善相关，就如同身体各部分和头的关系一样吗？”

“我理解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但我很想听听你的解答。”

她说：“我希望你注意以下的说明。如果这些都是幸福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它们就会各不相同。但是如果所有部分都完全相同，它们就不是组成身体的各个部分。否则，幸福好像是由各个部分拼凑成的一个整体，这完全不可能。”

我说：“那是肯定的，但我想听听你接下来如何解释。”

“显而易见，其他各个部分都与善相关联。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把各个部分都当成善。所以人们追求满足、权势和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猜测，荣誉、尊敬和快乐，也同样是这样的。那么，善就是追求这些事物的欲望的根源，也是它们的总和。这些事物本身并没有实际的甚至是虚伪的善，人们永远都不会得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些事物本质上没有善，但是看上去好像有善的存在，人们就会把它们当成真正的善去追求。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使人们产生追寻它们的根源就是它们善的特性。所追求的善是欲望的终极目的，不同的是手段而已。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健康的缘故而骑马出游，他并不是很渴望追求骑马的行为，其目的乃是

获得健康。因此，人们追求每一个这样的事物是由于善的缘故。可见，值得追求的事物就是善本身，而不是那事物。我们已经认同，人们追求其他事物都无非是为幸福的缘故。因此，同样的，幸福本身就是被追求的目标。那么，很显然，善和幸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相信别人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我们已经表明，上帝和真正的幸福是一致的。”

“是的。”

她说：“那么，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得出这个结论：上帝的本质存在于绝对的善之中，而不在其他什么地方。”

诗十

凡被情欲之锁套住的，

被欺人的欲望玷污的人，

你们都到这边来：

这是将你从苦役解救出来的地方，

这里是愉快安宁的乐土，



伺候的奴隶（4 世纪作品）

这里是世上收容所有不幸之人的庇护所。

无论是塔古（Tagus）的金沙还是赫母（Hermus）的富有，
还有那热带印度产的珍珠翡翠，
都不能让光明照入心灵之窗，
反而带来更多的阴影。

在地球最深的洞穴，
藏有一切赏心悦目的美妙。

而借着光运转存在的天空，
与那致人灵魂灭亡的黑暗无关。
凡是窥见这真光的，
看到日光也会觉得失色。

说十一

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上帝只有一位，万事万物都听命于上帝的安排。

我说：“我同意这一点，因为你的所有论述完全建立在最有力的证明之上。”

于是她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发现什么是绝对的善，我的话还能引起你的重视吗？”

我说：“倘若我也能发现上帝是绝对的善，我就认为这种知识有无限的价值。”

“如果你愿意坚持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我会让它变得简单明了。”

“这结论是可靠的。”

她问：“我不是已经表明过了吗？按照这种观点，众多人追求的事物并不是完全的善。因为它们彼此各不相同，并且都有所欠缺，又怎能完全成为绝对的善呢？但是当它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体，成为一种活动形式，完全的满足、权势、尊敬、荣耀和快乐都成为一样的时候，它们就成为真正的善。

除非它们都是一体并且相同，它们就不能成为被人们追求的真正目标。”

“你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

“这些事物正是因为彼此不同，就不能称为善。但当它们成为一个整体时，就能称为善。它们之所以能被称为善，难道不是由于它们合为一体吗？”

我说：“是的，似乎如此。”

“但你会认为，每一种善能够成为善，是由于参加了善，是不是呢？”

“是的。”

“根据这种理由，合为一体与善都是同样一件事。从本性上讲，这些事情若有相同的作用，就有相同的本质。”

“这不可否认。”

“任何事物只要能够保持联合的整体，就能够存在。反之，一旦变得松散，就会消失灭亡。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我问道：“你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她说：“就拿生物来举例，只要精神和肉体联合在一起，你就称它为生物。但当这种联合瓦解的时候，也就是这种生物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再称它为生物了。对人的身体来讲，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只要由身体的各个部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形式，人的形态也就出来了。一旦肢体的各部分不再联合，立刻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身了。其他事物也是这样，只要它们各自作为一个联合的单位，就能够单独存在，否则马上土崩瓦解。”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其他事物。”

她于是又问：“到目前为止，按自身的性质而言，有没有一种事物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欲望，甘愿寻求灭亡呢？”

我说：“没有。我觉得动物从本性上讲，都有自己的意志力。在没有外界力量强迫它们时，它们决不甘心灭亡。每一种生物都力求生存，避免死亡和灭绝。但关于树木植物这些无生命的物体，我深表怀疑，不知它们会怎样。”

她说：“就以植物为例，你没有理由感到怀疑。你知道树木和植物都生长在适宜它们生长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只要按着它们的本性，让它们在不致灭亡的地方生长，它们就不会迅速地枯萎和毁灭。有些生长在平原，有些生长在高山，有些为沼泽所滋养，有些依附于岩石，还有些生长在荒芜的沙土之上。如果把它们移植到更好的土壤中去，反而会让它们更快地枯萎死亡。大自然赋予每种植物各自需要的土壤，尽力避免让它们灭亡，使其尽可能地生存下去。我也无须向你说明，所有的植物似乎都将口埋入土地之中。通过自己的根从土地中汲取营养，依靠木髓和树皮分散它们的能量。木髓作为最柔弱的一部分，总是深藏在树心之中得以保护。树皮在外，是树木的铠甲，最能忍耐，能承受一切恶劣气候的打击。再者，大自然对它们的爱护是何等严谨周密啊！让种子生长，繁殖自己。众所周知，它们就好像一部有规律的机器，不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而且按照自身的特性，可以永远繁殖下去。被认为没有生命的物种，也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寻求自身的发展。为什么火焰因自己的质轻而上升，固体因自

己的重量而下降呢？还不是因为这些位置和运动适合它们自己吗？再者，每种事物都会保持适合自身的状态，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因素。坚硬的物体，比如石头，总是保持各部分的硬度，凝固成一团，防止分解。但是液体和气体很容易分解，分裂之后，又很容易融合起来。火就根本不可能分割。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心灵的随意运动，而是自然的本性。举例来说，我们不知不觉地消化我们所吃的东西。在睡眠中，自觉地进行呼吸。所有的生物都不是有意识地保护自己，一切都是源于自然本性。在外来压力的压迫下，意志经常会含有死亡的念头，因为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畏惧感。而另一方面，意志有时会限制自然产生的欲望，例如限制生物有一定的寿命，以保证它们有连续不断的生育能力。可见，对自身的关爱，不是来自于理性生物的意志，而是来自于自然的本性。上帝把生存的特权交给了生物，本能的欲望使生物尽其可能地生存。因此，你没有理由怀疑，所有存在的事物按其本性都是尽可能地生存，同时避免灭亡。”

我说：“是的，我承认刚才我还感到有所疑惑的问题现在已经迎刃而解了。”

她继续说：“凡是继续求生存的，也都寻求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整体，也就谈不上存在的必要了。”

“那是事实。”

她说：“所有的事物都渴望联合。”

我点头同意。

“但是我们不是已经表明联合与善是一致的吗？”

我说：“是的。”

“那么所有的事物都渴望得到善也就可以定义为：绝对的善是所有事物渴求的。”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正确的推断了。”

“要么万物变为虚无，没有引导而随意漂流。要么有共同一致的目的，就是所有善的总和。”

她说：“是的！我很乐意你能找到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刚刚你还说不清楚，现在就已经变得清晰了。”

“那是什么呢？”

她说：“那就是万物的最终目的。显然，那目的为万物所渴望。我们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善，我们必须承认善是万物的终结。”

诗十一

如果有人倾尽全力寻求真理，

为了不被错误的道路所迷惑，

就用内心的光明照亮自我，

让错杂的思想进入正轨，

让他告诉自己的心灵，

劳动的收获成为心灵的宝藏。

那真理埋在错误的阴霾之中，
将放出比太阳还要灿烂的光辉。
思想上虽然有些健忘，
但并未驱尽心灵中所有的光辉。
真理的种子依然存在，
一经哲学的启发便生根发芽。
倘若不是如此，
每当面对老师的质问，
你本能地作出正确的回应，
可见真理的火光藏在你内心深处。
柏拉图的艺神说的是事实，
各人所学的新事物，
只不过是回忆已经忘记的内容。

说十二

哲学女神向波爱修斯解释，上帝是如何凭借自己的善统治宇宙，如何让万物归顺于他。

当她说完之后，我说：“我十分赞同柏拉图的主张。你这是第二次让我回忆这样的思想。第一次，我因肉体上的折磨



耶稣的画像（4 世纪作品）

忘记了这些思想。再一次，则正是在烦恼困苦的重压之下时。”

她说：“如果你回过头看看我们先前达成的一致，你也会马上回想起你刚刚所说还不了解的事物。”

我问道：“那是什么问题呢？”

“是宇宙怎样运行问题。”

“是的，我记得我曾承认自己的无知。尽管我自认为能想到你提供的答案，但还是很想听听你更全面的解释。”

她说：“先前你对这个世界还知之甚微。现在你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世界是由上帝统治。”

我说：“现在，我是这样认为。以后，我也决不怀疑。我之所以不怀疑是因为：这个世界绝不可能如此恰到好处地组成这么复杂对立的形式，除非有人将不同的部分组成在一起。如果是自发地组合到一起，那么由于事物自身的本性而显现出的不同将使整体极不协调，因此会分崩离析。除非有一位

主宰，能把它们合为一体。自然界如此固定的秩序，若没有一位以不变应万变的主宰，自然界就不能按部就班地运行，更不能保证在时间、空间、发展、因果和属性等各方面运行。那维护万物运动和永恒的主宰，就用大家所熟悉的名称‘上帝’来称呼。”

于是她说：“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感受，我认为已不必再麻烦我使你快乐地回家了。但让我们把摆在面前的问题细细思索一番。我们不是已经表明完全的满足存在于真正的幸福之中吗？我们不是已经认定上帝本身就是完全的幸福吗？”

“我们确实已经同意了。”

“因此，他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力量帮他统治宇宙了，或者倘若他有这样的需求，他就不能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我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那么他完全是自己安排了这一切。”

“毋庸置疑，他确实如此。”

“我们已经表明上帝拥有绝对的善。”

“是的，我记得。”

“既然他自己安排了一切，而我们已经同意他就是绝对的善。那么他就依靠善安排了一切。这就是舵柄，宇宙之舟依靠它，才得以完整不被瓦解。”

我说：“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尽管还不是很肯定，但先前我已经预料到你会这么说。”

她说：“我相信你，你现在睁大眼睛，仔细地注意真理了。但我将要说的，也是显而易见。”

“你要说什么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以善为舵，驾驭万物。我也已经表明，所有事物都有加速向善靠拢的本能。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出于自身的本性，又按自己的意志去服从最高安排者的意志，好像服从一位舵手的领导，是不是这样呢？”

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种统治不能对顺从者有所帮助，却对反抗者施以恩惠，那么这就不是令人满意的统治方式。”

“那么根据事物自我保护的本能，没有什么事物会反对上帝。”

“也不可能反对。”

“但是如果试图反对上帝，同一位我们称为所有的善的最高统治者进行对抗，能取得成功吗？”

“当然不能。”

“那么有没有人会想或有能力反抗最高的福善？”

“我想没有。”

“最高的福善以坚定有力的手段巧妙地处理所有事情。”

于是我说：“我非常高兴！你强有力的论点证明了这些真理，而且你的证明让我显得自惭形秽。高声自夸更显我的愚蠢。”

“你也许听说过，神话里的巨人怎样攻击天空。天堂靠温柔的力量就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你愿意和我辩论吗？或许从这种辩论，会摩擦出真理的火花。”

我说：“您请便。”

“有人会怀疑上帝是全能的吗？”

“不管怎样，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确实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上帝能作恶吗？”

“不能。”

“因为恶什么也不是，所以上帝除了恶外什么都可以做。”

我问道：“你把辩论变成我找不到出路的迷宫，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你可以从迷宫的入口进去，又可以从入口出来；你可以从逻辑上创造一个奇妙的关系来说明神性的单纯。刚才，你以幸福为出发点，说幸福是至真至高的善，并表明它是如何存在于最高的上帝之内。你同时又证明了上帝是最高善，拥有完美的幸福。你又承认，就如同给人一个小小的礼物，除非他也具有单纯的神性，否则这个人就不会快乐。再者，你又说上帝和幸福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只有大家追寻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你又解释说，上帝通过善的舵操控着宇宙，拥有自由意志的万物都听命于上帝的领导，因此也就没有自然而生的恶。你的证明没有借用别人的观点，而是依靠自身的证明，每一项都从前一项中得到了证明。”

她回答说：“我并没有和你开玩笑，在我们向之祷告的上帝的恩惠下，我们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事情。上帝的本质并没有同外界混淆，也并没有从外界获得什么。但正如帕门尼

底斯（Parmenides）所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但如果你理性地仔细思考一下，不要向外探索，而要在我们研究的事物范围之内进行探索，你也就不会对柏拉图的理论感到惊奇，他说我们的话语必须和谈论的话题相互关联。”



受洗的场景（3 世纪作品）

诗十二

能抵达善的源头是幸福的人，

快乐的人能冲破尘世的束缚。

昔日哥拉特（Thracian）的歌者丧妻，

悲伤地唱出他的悼亡词。

在他的歌咏下，

林木摆动，溪水不流，

野兽变得温存，

雌鹿与雄狮为伍，

野兔与猎犬为伴。

然而这驯服野兽的歌声，

也无法安慰歌者躁动的内心。

他抱怨上苍的铁石心肠，

敢于造访阴间，

靠着音乐之母的灵感，

将歌声变为轻灵舒缓的曲调。

无限悲情让他力量倍增，

爱又给他增添了几许忧愁。

他的哀嚎震撼了阴间的黑暗，

他虔诚地祷告，

企求得到冥王的怜悯。

守门的三头犬，

为他清新的歌咏所迷，

复仇女神也抛洒同情的泪水。

易克塞（Ixion）的轮轴不再飞速旋转，

唐他路（Tantalus）虽焦渴已久，

却鄙视面前的涓涓溪水。

秃鹫沉醉于这歌唱，

停止啄食第丢（Tityus）的心脏。

最终，恐惧的冥王害怕地叫道：

“我们投降，快点带走你的新娘，

你用你的歌声获胜了。

但要想带走这个礼物，

却有一个条件，

在离开这阴暗的地狱之前，

你一眼都不能看她。”

是谁对我的爱人做出这样的规定？

爱要远远胜过这卑劣的法则。

呜呼！正在这黑夜时分，

诗人瞥一眼他的爱人，

刹那间失去了爱妻，

自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

这故事也同样告诫你，

你应带领自己的心灵仰望光明。

若是被欲望所控制，

转头注视地下的黑暗，

当他一旦回顾幽暗的地狱，

就立即丧失应得的天福。

第四卷



说一

波爱修斯疑惑不解，为何在上帝创造并掌管的世界中，恶不但存在，而且肆虐于人间。

哲学女神温柔地歌唱着，表情严肃，神态庄严。当她停止歌唱想继续说话时，仍沉浸在忧虑中的我打断了她。

“真理之光的使者，到目前为止，你所说过的话都完全正确。我细细品味，便深受鼓舞。通过论证，你的观点被证明是无懈可击的。我虽为我遭受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忧虑，忘记了这些真理，但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但是，有一件事让我深感忧虑。那就是，在一个善良统治者的世界当中，应不应该存在罪恶，或者是，罪恶为何总能横行于人世间。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单这事本身是多么的让人感到荒诞。但还有比这更奇怪的是作恶的人四处横行，飞黄腾达，而行善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奖赏，甚至被恶人践踏蹂躏，没有犯罪却受刑罚。有谁能料到在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之下，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她回答说：“如果正如你所说，有那样的事发生，那真是最恐怖和最奇怪不过了。这正如在一间有一位好主人妥善管理的房屋中，对最差的花瓶进行保养，却把最贵重的花瓶放到一旁不闻不问。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只要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牢不可破，我们所谈论的宇宙统治者，上帝本身，将会告诉你，善永远都有权威，恶永远都是最低等最脆弱的，恶

决不能逍遥法外，善决不会没有奖赏。幸福是属于善人的，不幸是属于恶人的。有很多这样的事让你停止抱怨，并增强你的信念。现在从我的讲解中，你已经知道了真正幸福的形式，知道了它的所在之处。让我们快一点结束我们要说明的问题，让我给你指出回家的道路。我让你的思想插上翅膀，带你升入高空，远离尘世的烦扰。在我的指导下，沿着我的道路，使用我的方式，你可以安全地回家。”

诗一

我的翅膀能飞升至天宇，
当你以心灵之翼翱翔时，
必定厌恶尘世，摒弃世俗。
飞过天际奔向太空，
将云朵远远地抛在身后。
穿越高层雷电所烧灼的热气，
直接飞至星辰的家园。
走在通往太阳的道路上，
与古老冰冷的土星为伴，
或与闪着光亮的火星为侣，
或循着夜间星辰的轨迹。

当完成了这样的旅程，
越过太空的边际，
踏着外层快速流动的气流，
就能享受圣主播散的光芒。

万王之王在这里掌权，
对宇宙进行统治，
自己驾驶着有翼的战车，
明智地安排了万事。

如果你沿路来到这里，
在这条路上回忆往事。
你将会说：

“这是我的家乡，
我愿永远留在这里。”

但如果你回头看看尘世的夜晚，
你将看到人世间是何等阴森，
暴君专横跋扈，
亡命之徒为所欲为。

说二

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思，善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而恶却永远不能与之媲美。

我喊到：“太奇妙了！你的预言都成了现实。完全相信你能实现你的诺言。我请求你不要再拖延了。因为现在你让我变得无比激动。”

她说：“那么首先，你必须知道善人从不缺乏权能。相反，恶人没有任何力量反抗。这两者都相互关联，因为善与恶是相反的。因此，如果善拥有权势，那么恶则软弱无能。因此，善远远胜过恶。为了给我的观点更多充足有力的证据，我会继续让你信服我的推理。我先谈一条路线，再谈另一条路线，两者逐一说明。

“人类的活动基于两个事实：能力和意志。如果缺乏意志，一个人会对他不想做的事没有任何尝试；如果缺乏能力，意志虽在，但毫无用处。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你就没必要怀疑，他一定没有能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是毫无疑问的。”

“倘若你看到一个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你会对他拥有的能力产生怀疑吗？”

“不会。”

“但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就不能做超

过自身能力的事情了。”

“是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先前的讨论中已经证明了，尽管方式方法不同，但是本能驱使每个人都去追求幸福。”

“是的，我记得那也同样被证明了。”

“你也同样记得，善本身就是完全的福，所以大家都去追求善，无非也是追求福。”

我说：“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内心之中，我无需再回忆了。”

“那么所有的人，无论好与坏，都怀着同样的本能去追寻善，是不是呢？”

“那是肯定的。”

“我们称之为‘善’的人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得到了善，是不是呢？”

“是的。”

“那么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吗？”

我说：“似乎如此。”

“但是倘若恶人得到了他们所追寻的善，他们还是恶人吗？”

“他们就不是恶人了。”

“因此，这两种人都追求善，善人得到了善，而恶人却没有得到。显然，善人很有本事，恶人却软弱无能。是不是呢？”

“如果有人对此产生怀疑，他就是漠视事物的本质和辩论的结果。”

她又说：“如果把同一个目标，摆放在两个人的面前。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本能去获得，而另一个人无法把自己的本能付诸到实际行动中，使用不符合自己本能的方法去模仿成功的人，结果没有实现他最初的目标。在这个例子中，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能干？”

“我想我猜出了你的意思，但想听听你更清楚明确的解释。”

“行走的动作对人类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我想你不会否认。”

“我不否认。”

“那是脚天然就有行走的功能吗？”

“是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用脚行走，可是另一个人的脚失去了这种功能，用他的手试着走路。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能干一些？”

“你又在给我出谜语了。一个能出于自身本能做事的人，比另一个不能这样做的人能干一些。有谁会对此产生怀疑呢？”

她说：“但在最高的善这件事上，善人和恶人面前的目标是一样的。善人以道德的本能去寻求善，而恶人以贪婪去追求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我说：“确实如此。由此推出的解释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那也一定是：善人很有本事而恶人则软弱无能。”

她说：“你的判断很正确。正如医生所希望的那样，人自身顽强的抵抗力能够抵抗所有疾病。但我觉得你做好了准备，我会把我的论述一个接一个地加上去。你看坏人的弱点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们甚至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阻挠自己实现目标。进一步讲，如果再有人剥夺了他们这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办呢？想想这种人是何等可悲啊！他们所寻求的目标有些并不简单，但他们完全无法实现，注定无功而返。他们在最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他们怀着险恶的用心，夜以继日地劳作着，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善人在这方面，有很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依靠双脚前行，到达了一个目的点。过了那个点，没有任何道路，你就会认为他是个很擅长行走的人。同样，如果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一定认为他很能干。反之也是如此，恶人同样被剥夺了一切。他们为什么弃善从恶呢？是由于对善无知的缘故吗？当然不是。还有什么比对无知的漠视还要软弱呢？他们知道自己要追寻什么吗？他们是被情欲驱使而离开正直的道路吗？如果他们不能同自己邪恶的欲望抗争，那么，他们在自控力方面一定软弱无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实现理想的能力，连生存都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了，就肯定不能生存。

“我们说世间不存在恶人，尽管我们身边有为数众多的恶人，这样说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我并没有否认恶人很邪恶，我只是否认他们的存在。这就好比尸体是一个死人，但你不能称他为一个人。同样的道理，尽管我

承认恶人很坏，我却忽视他们的存在。能存在的事物会保持自身的本性不变，也会根据本性做相应的调整。一旦失去了本性，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存在的状态包含在事物的本性之中。你或许会说：‘恶人有行恶的能力。’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他们作恶并不是因为很有本事，而是出于自身的软弱就为非作歹。但是如果这种恶能够在善人的控制之下，恶就无处施展。恶的本性表明自身已虚无缥缈。正如我们同意的，恶是虚无的。那么，如果恶人能够行恶，他们则一无所成。”

“这毋庸置疑。”

“我要让你明白能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在不久之前，我们不就已经清楚没有什么能超过至真至高的善吗？”

我说：“是的。”

“但是最高的善不能行恶吗？”

“不能。”

“有人认为人类无所不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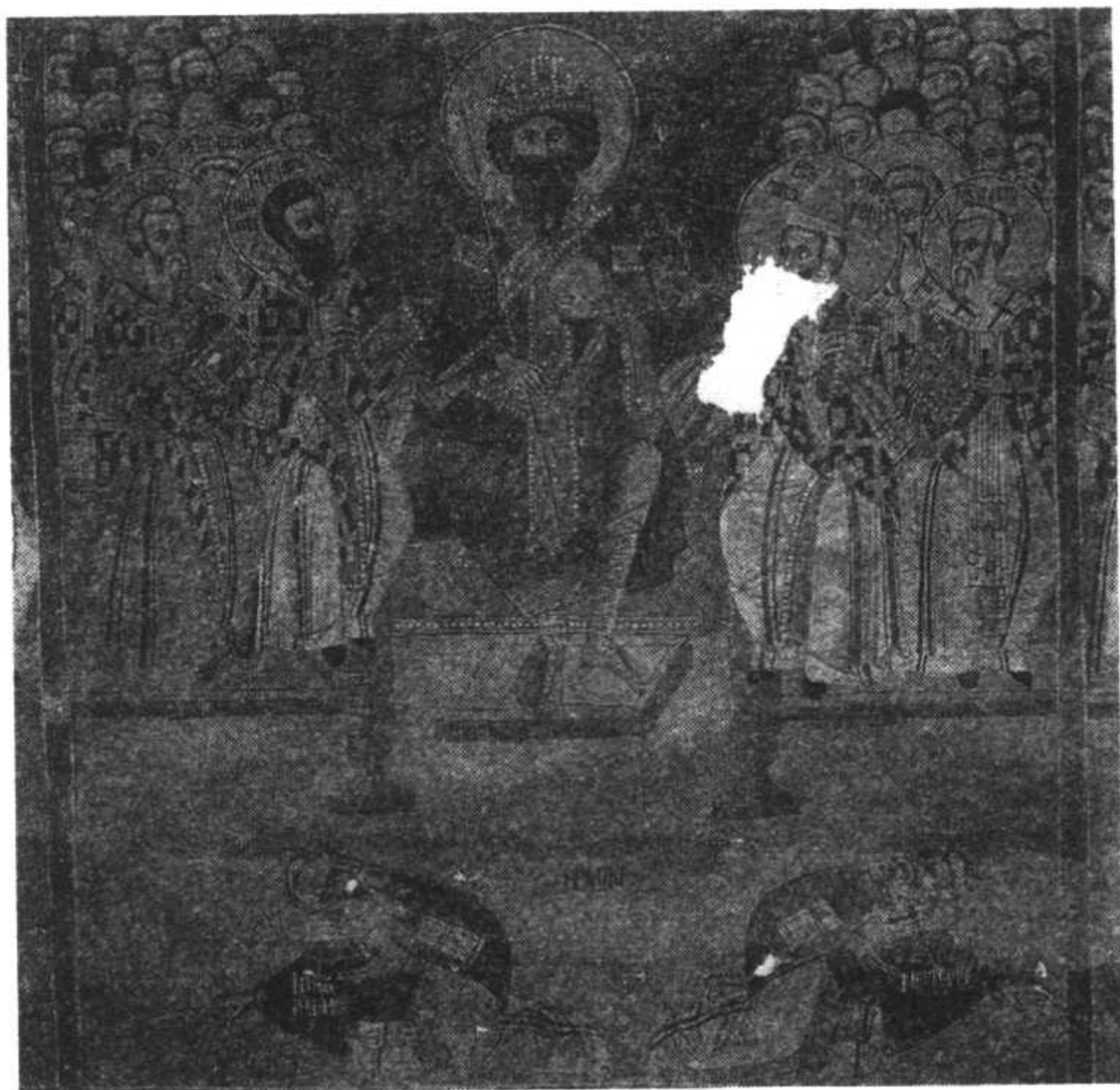
我说：“没有人，除非他是个疯子。”

“但人可以为恶。”

我喊到：“我希望他们不能。”

“行善的人无所不能，行恶的人则处处碰壁。显然，恶人远远不如善人。所有想要实现的目标都与善相关，作为自己的基石。但行恶的能力不能与善相关。因此，它就不是渴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渴望能做所有的事情。因此行恶的能力就不是一种能力。根据上述理由，善人的优势和恶人的劣势相比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柏拉图很正确，他说的

是：‘只有智慧的人才能做他想要做的事。无耻之徒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但不会实现自己真正的愿望。’只要恶人们想到能够得到从快乐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善，他们就为所欲为。但是他们得不到，因为任何恶行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最后的审判（11-12 世纪作品）

诗二

国王高高在上，
身上的紫袍散着光芒。
身旁威武的护卫，
表情严肃，目光凶险，
内心却躁动不安。

假如某人能看透这些趾高气扬的人们，

揭穿其空洞的外表而直达内心，

就会知晓他们都为痛苦所缠绕。

因为心灵被贪婪的欲望所填充，

忍受愤怒火焰的腐蚀。

或成忧郁禁闭的囚徒，

或为空洞的希望所折磨。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在众多错杂的邪恶念头中，

永远都不能自由行事。

说三

善人有善报，恶人有恶报。

“你看见了吗？罪恶是如何遭人摒弃而深陷深渊，而诚实又是闪着何等的光芒呢？很明显，就凭这一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可以说每一种行为都会有相应的回报。例如，在赛跑比赛中，获得名次就是一种回报。但是，我们已经表明，福和善是相同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于它们才产生。所以，拥有至真至大的善是人类一切行为所应得到的报酬，你无法从善人那里将它夺走。再往深层次说，一个缺乏善的人不能

被称为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善人永远都有善报。无论恶人如何愤怒，善人头上的桂冠也决不会丧失或凋谢。

“恶人的恶永远都不能夺走本属于善人的荣耀。如果一个善人因能得到他人尊敬而沾沾自喜，那么尊敬他的人完全可以对他不理不睬。但是因为正直的人本应有回报，所以只有当他停止行善的时候，才不会得到回报。最终，每一种回报都因为包含有善才值得人们去追求，有谁能说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回报呢？”

“那是怎样的回报呢？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善。不要忘记我不久前对你说的结论，我还对比重点强调过。你要这样分析：既然福善都是一件事，所有的好人就都因自己善良的品性而感到幸福快乐。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乐的人都是神。因此，善的回报不是时间、权力和邪恶所能衡量的，它们都不能阻挡善人成为神。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聪明的人知道恶有恶报。善恶绝对是两回事，因为两者的赏罚彼此相反。因此，当我们看到善人得到奖赏，一定同样也会想到，在另一方面，恶人会受到惩罚。因此，诚实本身就是诚实人的回报，邪恶本身就是邪恶之人的报应。现在，无论是谁遭受了惩罚，毫无疑问的，他所遭受的就是恶。如果他清楚自己遭受了恶的惩罚，那么想想自己不仅受了恶的影响，而且恶已经完全渗透到体内，是恶中之恶，他还会认为自己能逃脱这样的惩罚吗？让我们从善的角度去看，就会看到恶一直追随着恶人。在不久之前，你已经知道了，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完整的，而且善也是完

整的，这就可以推论出，凡是存在的事物都一定属于善。因此，用同样方法思索，凡是偏离善的都无法存在，恶人也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他们身体的形态仍然能证明他们是人。但当他们为非作歹时，就丧失了自身的人性。善本身能够带领人超越自身的人性，那么也必定是恶使人丧失了人性，丢掉了人尊贵的身份。结果就是，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邪恶改变了这个人。

“你会说，一个内心燃起对他人财产的占有欲的恶人简直就是一条狼；而另一个充满怒气的埋怨的人总是恶语伤人，你就可以把他比作一条狗。有人喜欢用隐藏的诡计暗箭伤人，他就像是一条狐狸。有人大声咆哮不能克制自己的愤怒，他就会被认为心如狮豹。有的人没有令他恐惧的事却总是胆战心惊，我们就说他像鹿一样担惊受怕。如果有的人愚蠢又懒惰，他过的就是驴一样的生活。有的人目标不定，他同鸟雀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人深陷在污浊的情欲之中，那么他就被污秽的情欲所征服。一个人丢掉了善，就不能称为人，因为不能获得神性，就变成了野兽。”

诗三

尤利西斯（Vlysses）国王的船在海上飘荡，
是东风将它吹送到
女神茜彩的岛前。

她是太阳的女儿，
使用施了咒语的酒杯，
把这些来到的人全部迷惑。
她亲手熬制出草药，
改变了这些客人的相貌。
有的人变成了野猪，
有的人长出了利爪，
变成了非洲的狮子。
有的人变为狼悲伤长啸，
有的人变作绕屋而行
并不伤人的印度老虎。

只有船长尤利西斯，
被众多危险所困，
只因旅行之神对他的怜悯，
才得以逃脱女神的魔法。
那些水手因贪饮了毒酒，
现在吃的不是面包，
而是猪槽中的果壳和橡实。

一切都变了样，
相貌和语言都变了，
只有内心没有改变，
为巨大的痛苦而哀鸣。

女神机关算尽，
魔幻的香草也无可奈何，
仅能改变人的形体，
却不能俘获人的心灵。
力量潜伏在人的体内，
得到神的层层保护。
那败坏道德的毒药更厉害，
在人内心中发作而使人沉溺，
它不破坏人的身体，
却使心灵遭受灭顶之灾。

说四

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恶人徒有人的外表，内心却无比痛苦。

我说：“我承认恶人虽然有人的外表，但他们的内心却同禽兽一般。但在我眼中，他们不能用阴险邪恶的诡计去毁灭一个善人。”

她说：“他们没有被允许那样去做，我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告诉你为什么。如果恶人不能毁灭一个善人，那么恶人所遭受的惩罚会极大地减轻。尽管有些人不相信。但事实上，恶人实施了恶行，要比没有实施更难受。如果一个人有行恶的念头，那么他是很可怜的，一旦他有能力行恶，则更可怜。如果他没有作恶的能力，虽有作恶的念头，也没有用。因此，当你看到一个人有意愿和能力去行恶，那么他肯定就是这三种不幸合为一体的受害者。因为这三者——意愿、能力和行动，各自又会带来相应的惩罚。”

我说：“是的，我同意。但是，我非常希望他们能摆脱三种不幸中的一种——行恶的能力。”

她说：“他们摆脱不幸的时间，甚至可能比你希望的还要快，比他们自认为能够摆脱的还要早。岁月匆匆，没有谁能够等待很久以后发生的事情，只有圣人才能长久地等待。有许多时候，他们对行恶抱着奢望和宏伟的计划，却往往被突然降临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中断。这确实是对他们的不幸所做的一种限制。”

“倘若邪恶让人变得苦恼，他行恶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苦恼。如果不是死亡最终结束这些恶人生命的话，我认为他们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关于邪恶的不幸，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属实，我们就认为痛苦永恒不变，没有任何尽头。”

“这是个很奇怪的结论，我很难接受。但是我发现，这同我们先前的观点却正好吻合。”

她说：“你是正确的，当一个人发现他很难接受某项结论时，就应该指出先前讨论中的错误，或是指明前提没有很好地同结论相互关联。否则，如果认定前提已经正确，而又对推理过程进行无端地指责，这就不公道了。我现在要说的并不奇怪，这也同样是从事实的角度出发。”

我问：“你要说些什么呢？”

她说：“恶人因作恶而受到惩罚，要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要有福些。我并不是指一般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一些人的坏习惯可以通过惩罚而得到纠正。因对惩罚的恐惧而回归正道，可以作为一个榜样让别人免受惩罚。但是我觉得没有受到惩罚的恶人，在其他方面会感到更加痛苦，不管刑罚是否有纠正的效果。”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她说：“我们不是已经承认，善人得到快乐，恶人感到痛苦吗？”

“是的。”

“那么如果把善加到任何一个恶人的痛苦之中，同那些只是单纯拥有痛苦的状态而无其他任何善的人相比，他难道不是更有福些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恶人没有任何善行，反而恶上加恶，他难道不是比一些行了善而让自己的不幸有所减轻的人更烦恼吗？”

“当然是这样的。”

她说：“因此，那些恶人受到了惩罚，会给他们的命运带来好处，因为那惩罚本身是既公义又良善的。如果他们没有遭受惩罚，则会带来更大的恶。因躲避惩罚是不公义的行为，那便是恶。”

我说：“我不能否认这点。”

“那么一个恶人阴险地逃脱了惩罚，他就比受到公正惩罚的人还要烦恼。可见，恶人就是要受到惩罚，如果逃脱惩罚，那是很不道德的。”

“没有人能反驳你。”

“凡是公道的事，便是善；反之，凡是不公道的事，便是恶。同样，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于是，我说：“我们已经通过辩论得出这一结论。但是告诉我，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能逃脱惩罚吗？”

她回答说：“不可能，将有严厉的惩罚。我觉得一些人会受到酷刑，一些人则得到无限的怜爱。但是，我现在不想探讨这些问题。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恶人的能力无处施展，虽然你觉得他们不配有这些能力。你也看到了，你抱怨他们躲过处罚，但他们从未逃脱自己因行恶而遭到的报应。你希望早日除去他们的情欲，但情欲并不能长久存在。他们的情欲存在的时间越久，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如果情欲永远存在下去的话，则是他们极大的不幸。还有，我已经尽力让你明白，如果恶人躲过了处罚，同他们应得的惩罚相比，前者比后者更加的可怜。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当他们被认为

没有受到处罚的时候，将会有更严厉的惩处等待着他们。”

“当我听到你的讲解时，我感觉你的话很对。但当我想到人们的意见时，还有谁不认为你的结论不仅让人信服，甚至是不可思议吗？”

她说：“是的，如果人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夜，就看不到真理的光。就像一些鸟一样。这些鸟的视力在夜间良好，但到了白天就像瞎子一样。只要他们不注意自然界的真理而只凭个人的感觉，他们就会认为对情欲的放纵和逃脱法律的惩处是快乐的事情。想一想永不改变的神圣法则。如果你的心灵追求的是美好的事物，那你不需要得到奖励，就已经是最优秀分子中的一员了。如果你的思想沉浸于不义之事，即使你不因琐事与人为敌，也已经把自己推入了地狱。这正如你不停地注视着肮脏的人间和远处的天空，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凭着自己的视力，你好像时而陷入污泥之中，时而裹在星云里。但是人类不注意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把自己推入认为是兽类的人群中吗？如果一个人完全失明了，甚至忘记了他曾看到过的事物，却自认为什么也不缺，还是一样的完美，我们能把这样的盲人认为同我们一样可以看见吗？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这同样是牢固地建立在强有力的事实上。也就是说，行恶的人要比受罪的人还要痛苦。”

我说：“让我听听那理由。”

“每一个恶人都要受到惩罚。这一点你是不会否认的吧？”

“我不否认。”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恶人内心很痛苦。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是的。”

“那么你也不会怀疑凡是受到处罚的人都感到苦恼吧？”

“不会，这一点我没有疑问。”

“那么，假如现在你是一位法官，行恶之人和受害之人，你会惩罚谁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会牺牲行恶者的利益去补偿受害者。”

“那么，在你看来，行恶者比受害者不是更痛苦吗？”

“那是必然的。”

她说：“那么根据这点和其他同样基于这一基础的理由，罪恶自身的本性让人们变得更痛苦，那遭受不幸的并不是受害人，真正受害的是那行恶之人。但是法庭上的人们却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尽力激起法官们对遭受重大冤案者的同情。其实，他们更应该同情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这些罪人，应当由原告仁慈地而不是愤怒地带上法庭，正如病人被带到医生面前一样，使那些犯罪的疾病可以借着惩罚而得到医治。在这种处理之下，律师的工作或者可以完全停止，或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以控告为生计。如果恶人有心从善，或通过惩罚使他们能摆脱一切污秽，他们就会再次得到善作为补偿，也就不会认为那仅仅是刑罚，不会拒绝律师的援助，而将自己完全交给法官来审判了。这样一来，智者之间将没有仇恨的

余地。除了最愚蠢的人之外，还有谁会仇恨一个善人呢？同时，也没有理由去仇恨恶人。恶只是一种内心的疾病，正如虚弱显示人的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应当认为有病在身的人应遭受人们的仇恨。同样，那些内心患有比虚弱更严重疾病的人，也就是恶人，也更值得人们同情，而不是受人迫害。”

诗四

为什么世人自寻死地，
不惜终止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追求死亡，
她决不会拒绝你，
而且她那有翼的马车也绝不会拖延。
毒蛇、狮子、狗熊、老虎和野猪，
都会用利齿夺走你的性命，
你还敢拿着宝剑去追杀它们吗？
怎能因生活方式各异，
引起不义战争和残忍的争斗，
用长矛互相搏杀呢？

这不是仇杀的正当理由。

你问能否公平分配功劳？

对善人予以亲近，

对恶人给予怜悯。



好牧人（3 世纪作品）

说五

波爱修斯仍继续发问，为什么无所不能的上帝有时似乎让坏人快乐，让好人痛苦。

于是，我说：“我知道幸福和痛苦在一个人的善恶功过上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在一般人的普通命运之中，有善也有恶。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驱逐、受贫

困或遭人唾弃，而是想得到财富、权力、尊严和力量，想在自己的城市中安全地荣耀着。当统治者把幸福交在通过自己制定的律法与之发生联系的人民手中时，尤其是当法律使监禁捆绑和其他惩罚成为恶人命运的时候，这才更显统治者的英明。我感到很吃惊，为什么现在却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对罪犯的惩罚降在善人的头上，而坏人却得到了善的回报。我很想从你那里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出现这么不公平的纷乱。如果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巧合，那么，我还不至于这么迷惑。但是现在，一想到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就让我越感惊奇。他让善人得到幸福，恶人遭受痛苦。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让好人受苦，坏人满足。我们能够找出原因吗？如果不能的话，这与巧合又有什么不同呢？”

她回答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然界的秩序和原因，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于偶然和混乱之中，这毫无稀奇。但是不用疑惑，虽然你不知道世间万物由谁统治；也不要怀疑，一切都已经妥善地安排，因为有一位贤明的统治者管理着宇宙。”

诗五

若有人不知牧夫座的恒星，

其轨道接近最高的天空，

又看到牧夫座走得如此缓慢，

它的光浸入海洋也如此迟缓，

却以飞快的速度升入空中。

上苍的法则高深不可测，

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当明月变得晦暗，

完全笼罩在黑夜的阴影之中；

当她隐藏自己闪着亮光的脸庞，

群星又显出原有的光芒，

引起俗人的邪念，

他们不断地敲着铜板。

狂风卷着海浪向岸边扑去，

阳光的温暖融化了大堆冰雪。

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奇，

因这些原因为世人知晓。

但在其他事物之中，

有许多缘由不为我们知晓，

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

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亲自验证，

有些事情虽不经常发生，
 让人感觉有些特别，
 但只要不被无知的阴云蒙蔽，
 就不会对这些事感到奇怪。

说六

哲学女神谈论上帝的旨意和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她所举的事例当中，一些看似不公平的事情令人迷惑不解，但其他的都是上帝指引人们向善。

我说：“那是真的，你的任务是解释一切奥秘的根源，揭开疑惑的面纱，所以我急切地想倾听你的见解，为我阐明一切，因为生活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令我十分困惑。”

她笑着对我说：“你算是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要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那几乎不可能。它的特点就像是这样：如果一个疑惑解决了，又会出现其他无数的疑惑，就好像海德拉（Hydra）的头一样，疑惑没完没了地出现，除非智慧的火焰能快速地加以限制。因在其中包含了许多问题，如上天的指示、命运的影响、不可预知的机会、上帝的预定和安排以及个人的意志。你可以自己看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了解这些问题，也是你治疗的一部分。虽然时间短促，我仍要加以说明。如果你享受诗歌带来的欢娱，就必须先等候一下，我先将一些缘由告诉你。”

我说：“您请便。”

于是，她接着往下说，好像又重新开始一样：“万物的滋生，自然界中一切变化的演进，宇宙中的每一种运动，它们的变化过程、它们的秩序和它们的形态，都是由上帝永恒的意志所支配的。上帝永恒的意志，对所有的行为进行了各种限制。这种限制，就上帝的智慧而言，可以被称为天命。但是在过去，以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而言，古人称它们为命运。如果我们细细思考这两者的区别，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这两者大不相同。因为天命安排万物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且是归属于最高的统治者。然而命运是所有变化事物中所发生的一种秩序。通过这一秩序，天命将万物归到自己的掌控之中。无论万物差别多大，甚至是无限大，天命都一视同仁地接纳。当万物划分到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态和时间时，命运把它们安排到一种有秩序的运动之中。所以这世俗秩序的发展，上帝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被称为天命。在时间中，这种安排的运行就被叫做命运。这两者虽然不同，却相互联系。因为这为命运所掌管的秩序，都要听从天命的指导。正如木匠在他的头脑中，有了他将要做出的物体的形状，他运用自己的工作能力，把他直接看到的和在头脑中设定的，以时间的秩序呈现出来。所以通过天命，上帝处置一切将要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统一不变。由天命安排这些事物，再由命运以不同的方法和时间完成。

“因此，无论命运能够运行是得到了服从天命的神灵的帮助，或是自然界中的一切，或是天上星宿的运行，或是天使

的力量，或是其他神灵的各种技艺，无论命运的运行是与以上任何一项联系，还是与所有这些相关，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天命亘古不变，这种权柄给万物一个范畴。命运却变化无常，只维护一切世俗事物的秩序。这些事物的发生，都直接在上帝的安排下进行。因此凡是属于命运的，也同样属于天命，而命运本身也从属于天命。

“有些事物，虽在天命的掌握之中，却不在命运的权限范围之内。这些事物被固定地安置在离主神最近的地方，在命运运行的轨迹之外。正如许多球体围绕同一轴心旋转，那与轴心点最接近的球体，几乎与轴心的运动相一致，而且自己本身就好像是轴心的一部分，在轴心以外的球体则是围绕着他旋转。在轴心以外的球体，都有更长的轨道，其历程也是更远，因为距离中央轴心的距离也更远。如果与中心点相连接，就被直接吸引到中心运动中去，不再四处漂流。同样，与上帝的意志相距越远，则更为命运所束缚；反之，同轴心相距越近，则更能摆脱这种束缚。凡是牢牢地同上帝的意志紧密相连，就彻底摆脱了命运的束缚。命运的变化同天命的永恒，正如推理同智慧、生长同成熟、暂时同永恒、圆周同中心点一样。命运推动了宇宙和星辰的运行，使其周而复始地变化。又以同样的方式，让万物生长或凋敝，靠着后嗣和种子生长不息。通过不断的相互连锁，限制了人们的行动和机遇，而这不变的连锁来自亘古不变的天命，这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依据上帝的智慧，这世界会统治得最好，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不会颠倒。这种因果关系以自身的不变性限制了

变化的事物，否则事物就会变化无常。

“因此，这种秩序在安排宇宙方面，指导一切向善看齐，尽管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整个的秩序，以至你觉得一切看起来都杂乱无序。一切发生的事和恶人的所作所为，都并不是因恶而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也是一心向善，只不过是错误把他们引离了正道。但从至善的中心产生的真正秩序，从未叫人离开正确的原则。

“但你可能会问：‘善人有时会得到荣耀，有时也要忍受逆境，恶人有时会得到想要得到的，有时也得到所厌恶的，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混乱的吗？’人们真的拥有一贯正确的智慧，能一眼断定一个人诚实与否，能真的不出错吗？绝对不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人们的判断千差万别。有的人认为应当得到奖赏，而有的人认为应受到惩罚。但先允许我们假设，一个人具有分辨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就如一位医生给患者作检查，能看到人心深处的灵魂。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一些人喜欢甜食，而另一些人则对苦的食物更感兴趣；或者说，为什么一些病人适合温和的药剂而另一些病人则适合猛烈苦涩的药剂？愚昧无知的人确实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但医生却对这些事习以为常，因为他知道健康和疾病的情况。所谓精神的健康不就是道德吗？所谓精神的疾病，不就是罪恶吗？上帝是我们心灵的守护者和治疗者，除了上帝，还能有谁为我们保存善良摒弃邪恶呢？上帝从他发布天命的瞭望台上俯视四周，看到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人，就给他适合的东西。智者的所作所为令愚者备感惊奇，这就是命运运行所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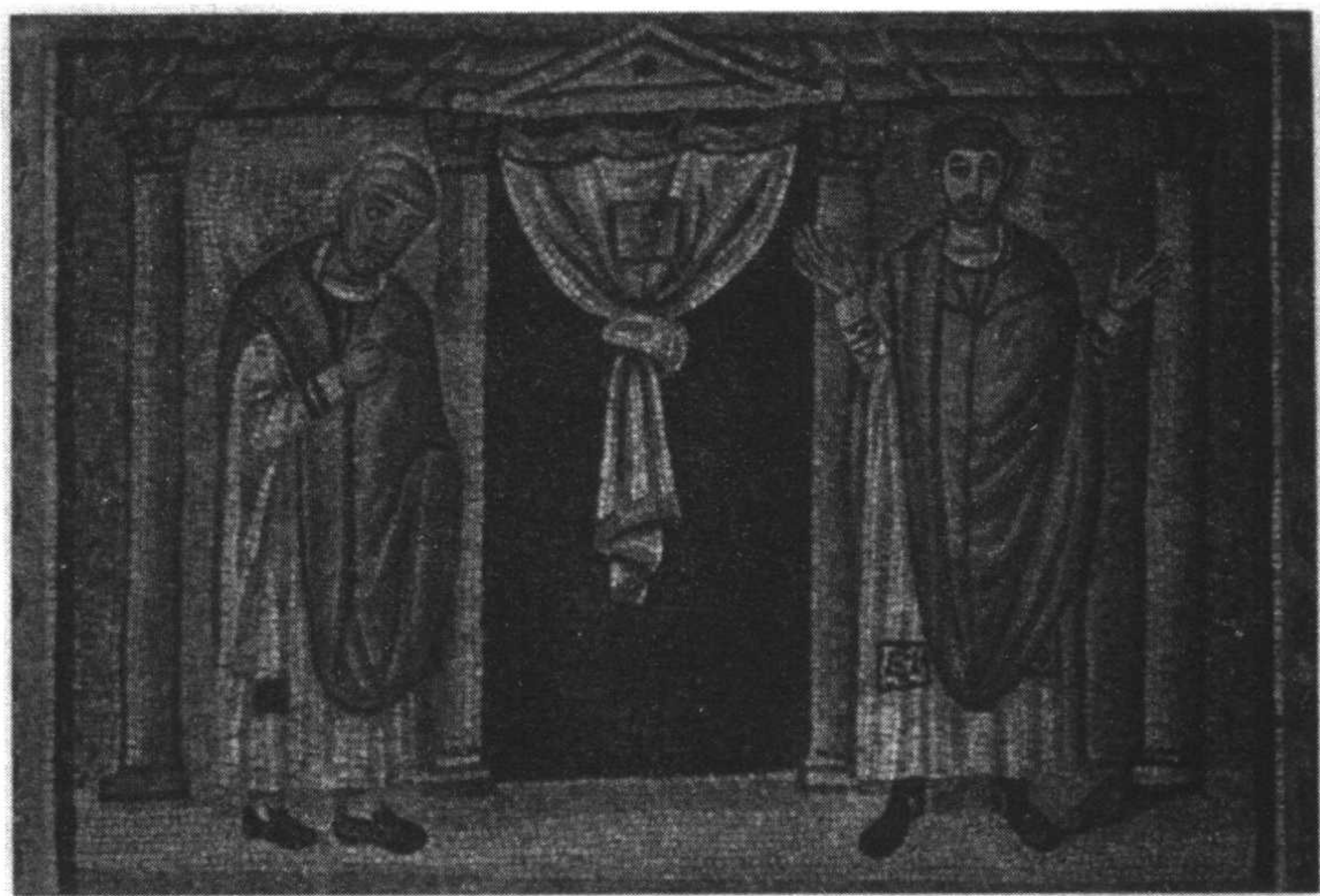
示出的奇异。

“若以人类理性所能领悟的去窥测上帝工作的深奥，你觉得有些人做事很公道而且很有正义感，但能看透一切的天命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我们的学友路加努（Lucan）不是告诉过我们吗？那战胜之道能取悦神明，却不能取悦伽妥（Cato）。你觉得一些事情的发生同你个人的期望相反，也只能说，你自己思想混乱，而事情自身的进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一帆风顺，似乎得到了神和人的照顾，他的内心却必定不是很稳定。如果有厄运降临在他身上，他可能会放弃天真善良的本性，因为他认为这本性无法保全他的好运。因此，贤明的天命，宽恕一个经不起挫折考验的人。如果他受不了这种苦难，对他来说是没有好处的。而另一个人，在道德各方面都尽善尽美，心地也很善良，很亲近上帝。天命认为这样的人不应遭受不幸，所以连身体上的病痛都不让他忍受。一位比我更圣贤的人曾经讲过：‘道德的力量构筑起一个善人的身体。’为了防止傲慢无耻的邪恶肆意生长，经常的情形是最高权力由善人掌管。对于某些人，按照他们的本性，天命将好与坏的混合给予他们；对于另一些人，天命让他们受苦，免得这些人因享受长久的好运而忘乎所以；而还有一些人，天命用苦难去折磨他们，使他们内心的道德通过忍耐得以加强。一些人对他们所能承担的苦难过分恐惧，而另一些人却对他们不能承受的极度蔑视。天命让这两种人都遭受挫折，亲身尝试尝试。有些人以光荣地死去为代价，换取一个能永久称颂的名分。一些人则向世人展示了犯罪必然要受到惩罚，以此来证明道德不能够被罪恶

所击败。犯罪就要遭受刑罚，这是天经地义的，还有什么人能对此怀疑呢？”

“恶人有时忧愁，有时也洋洋自得。恶人感到忧愁，没有人感到奇怪，因为大家一致认为恶人就应当受苦。他们受到惩罚，有两种效应：一方面，震慑别人不要犯罪；另一方面，也对犯罪的生活加以纠正。反之，他们的快乐，也告诉善人如何看待经常降临在恶人身上的好运。我还觉得有一件事安排得非常妥当。一个人的本性可能非常刚强和粗鲁，如果缺钱则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天命为这种人的病开了一剂财产的药方，他或许知道自己的良心被罪恶所玷污，于是他担惊受怕，担心一旦失去财富就会招致痛苦。因此，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担心丢失财富而不敢作恶。再者，不义之财往往致人毁灭。将惩罚的权力交给某些人，为的是彰显正义，惩罚恶人。善人和恶人之间不可能彼此认同，正如恶人内部也不能达成一致。他们的卑鄙无耻撕裂了自身的良善，对自己做过的蠢事懊悔不已。于是，崇高的天命显示了她的奇异，也就是，一些坏人让另一些坏人变好。因为一些人发现自己在恶人手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胸中燃起对伤害他之人的仇恨，他们的心中生出道德的果实，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不要如他们仇人那般模样。只有对于上帝来说，一切邪恶的事物都是善良的，可以从坏的事物之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有限的秩序包含了万事万物，哪怕一些事物离开了原本属于它们的位置，归入另一种秩序，但也是秩序，在天命的领域之中，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

“但是让我自己像上帝一样把所有事物都表明出来非常困难。一个人也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去领悟上帝所行的事，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阐明一切。我们已经知道了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指导并处理了一切，使它们向善，这就足够了。他促使一切都同他自己的喜好相一致，靠着命运，将所有的恶从自己的领地中驱逐出去。如果你注意到天命是如何处置恶时，你曾认为充满全世界的恶，就完全没有地位可言。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被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而且被冗长的推理弄得疲惫不堪，需要聆听温柔的歌声。喝点药水，振作起来，然后我们将继续探讨。”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6世纪作品）

诗六

你以清洁的心灵，
尽力去了解上帝的律法，
注视天空的最高点。
借着公平的契约，
群星们彼此相安无事。
太阳旋转如一团火焰，
却不妨碍月亮清冷的轨道；
大熊星沿着宇宙的顶点，
自身快速地旋转，
不同其他星辰坠入西方，
也不愿在海里熄灭自己的火焰。
黄昏的星辰按照时间的划分，
预告着清凉夜晚的来临，
拂晓的星星预示着白昼的到来。

它们互相珍重，

永不脱离自己的轨道，
把争斗从星辰的领地中驱逐出去。
统一的规则调和了各种元素，
湿和燥相辅相成，
寒与热忠贞不已。
物体因火焰灼烧而升腾，
而自身的重量却使其下沉。
同样在温暖的春季，
百花盛开，香气沁人心脾，
炎炎夏日晒熟谷物，
秋季硕果累累，
冬降甘霖滋润土地。

循环四季生长万物，
自生至死周而复始。
高高在上的造物主，
统治世界的万王之王，
万物都自他生出并成长，
他并作万物公正的判决者。

搅乱自然界的力量，
他对其进行限制，
而误入迷途的，
他也立即停止其运动，
不许四处飘荡。
如果他不让万物回到正道，
而让其自行发展，
他们将自我毁灭。

这种博爱与万有同在，
都在寻求至善，
逃不出爱的循环。
假若爱的动力
和本体建立的关联
一去不复返，
万物都无法生长。

说七

哲学女神在波爱修斯的要求下，重述其一切命运都是善

的观念。

她继续说：“你现在已经明白我们以上谈话所得出的结论了吗？”

我问：“什么样的结论呢？”

她回答：“一切命运都是善。”

我说：“怎么会是那样的结论呢？”

她说：“好好想想，一切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都会对善人进行奖励或考验他们的道德，对恶人则惩罚他的过错并改善他的行为。因此，很显然，一切命运既公道又很有价值，就一定是善的。”

我说：“是的，你的解释很合理。我想起你告诉我的命运或是天命，结论建立在确凿的基础之上。如果你不介意，让我们把它列到你不久之前认为不可思议的结论之中。”

她问：“为什么？”

“因为在人间广为流传，而且极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认为有些人运气不好。”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要给出更清楚的解释，以便让更多的人理解。”

我说：“是的，如果你不介意。”

“您难道不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事情，不都是善吗？”

“是的。”

“那么人所经历的磨炼，不也都是有益的吗？”

我说：“我同意。”

“那就是善，不是吗？”

“一定是如此。”

“这些人要么拥有坚定的道德信念，能同困难作斗争，要么远离邪念步入正道，这就是这些人的命运吗？”

我说：“是的。”

“但是那奖励善人的好运是什么呢？大多数人会认为那不好吗？不，事实上他们认为那是最好的。我们反过来想想，公正的惩罚惩处恶人，这是不是好运呢？”

我说：“那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为不幸的一种情况。”

“我们要小心，免得跟从一般人的意见，却得到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结论。”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她说：“我们已经承认这样的结论，那有道德的人，或是提升自己道德的人，无论怎样，都是善的命运。而深陷在邪恶之中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就是最坏的。”

“那是真的，谁有胆量敢去承认呢？”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聪明的人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抱怨。正如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因听到战争的喧闹而感到厌烦。他们两个人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勇敢的人可以借此增加他的荣耀，聪明的人可以借此增长他的智慧。这就是品德一词的由来，因为它有力量的支持，没有被逆境所压倒。你在提升道德的过程之中，没有因愉快而放纵自己，没有因快乐而衰弱，你同命运进行激烈的争斗。你持守力量和道德的道路，否则你就被厄运所困扰，或被好运所腐化。凡是尚未到达的人，或是远远超过

的人，都蔑视幸福，而且他们的辛劳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
 你所选择的幸福，就由你自由选择。所有看似艰难的命运，
 要么就是考验道德，要么就是纠正或惩罚卑鄙邪恶。

诗七

亚特鲁斯（Atreus）的儿子为了复仇，
 为了胞兄因婚事所受的罪，
 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前，
 整整奋斗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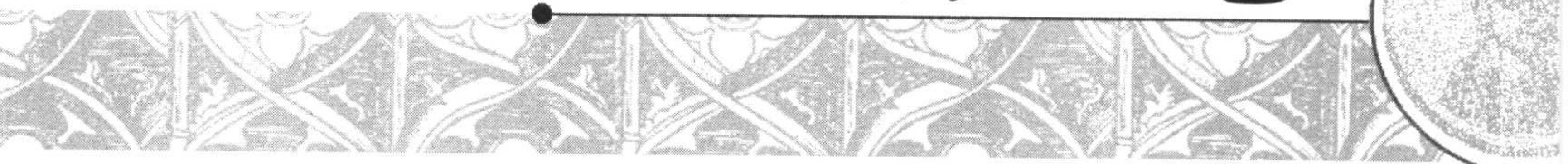
阿加门侬（Agamemnon）丢掉了做父亲的天伦，
 将匕首插入了女儿的喉咙，
 冒充祭司，以血祭风，
 使希腊舰队疾驶前进。

国王尤利西斯（Ucysses）失去了众多伙伴，
 为此他心痛欲绝。
 伙伴在洞口被野蛮的巨人吞噬，
 最终巨人双目失明而疯癫，
 他以欢乐代替了原来的泪水。

万千功劳成就了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名气，
他驯服了半人半马的精灵，
从尼米亚（Nemeom）凶猛的狮子那里夺取胜利。
他用精湛的箭法射中了斯德法鲁（Stymphalim）的鸟，
从怪龙看守的园子里摘走了金苹果；
他用三重的锁链，
拖走了地狱的守门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他如何制服了凶猛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
将他喂给野蛮的讹马。
他用火烧毁了海德拉（Hydra）的毒物，
拿着角污秽了阿刻罗俄斯（Achelou）的面容。
在沙漠把安第斯（Antaeus）打倒，
杀了克迦斯（Cacas）以平伊温得（Evamdu）之怒，
伊利曼都的疯猪口吐痰涎，
撕咬着那支撑天空的双肩。
他最后一搏，用笔直的脖颈伸向天空，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贡献，
为他在天庭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身先士卒奋勇向前，
你这懒汉为何退缩？
你一旦克服了尘世，
天上的群星都将归属于你。

第五卷



说一

哲学女神谈论关于机遇的问题。

哲学女神停止了歌唱，准备谈论其他话题。我插话说：“你的鼓励很正确，不负于你的名望和权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知道了你所说的天命和其他问题相互关联。我想问问你，你认为偶然是否真正的存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她回答说：“我很想兑现我曾给你的许诺，把回家的路线指示给你。虽然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却有些远离我们的话题。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就会被岔路弄得疲惫不堪，以至于不能坚强地完成这次旅行。”

我说：“这不值得恐慌，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知道一些会有好处的。你所推论的每一个观点，一旦建立在牢固的论据之上，我对推论出来的结果就不必感到怀疑。”

她回答：“好，我愿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于是，她开始说：“如果把偶然看成任意出现的结果，并没有紧密的因果联系，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存在偶然这种事情。我认为那只不过是虚无的空名，这空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帝掌控一切，在他的安排下，还能有什么随意发生的事情吗？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从虚无中什么也不能产生。过去的哲学家从来都没有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没有把它引用到有效的规则中去，但在物质上却采用了，那物质也就是自然，并把它作为了一切推论的基础。如果任何事物毫无缘由

地产生了，那就等于产生‘无’。如果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有前面我们定义中说到的偶然。”

我问：“就没有事物能被称为偶然吗？或者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吗？那么有没有一般人不知道却存在的与之相称的事情呢？”

“我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一书中有过简短的说明，近乎是真理。”

我问：“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做成一件事情，而所发生的事情却不是出于原来的目的，其结果是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那就被称为偶然了。举个例子，一个人为了耕种而挖地，发现地下埋有黄金。这种事情就被认为是偶然发生，但并不是从‘无’中产生。这事有自己特定的原因，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巧合就产生了偶然。如果那个耕地人不去挖地，如果有钱人不埋藏自己的宝藏，这些金银就不会被人发现。这就是好运气的原因，这些好运气与缘由相遇，并随之发展，而不是出于行动者的目的。因为这埋藏黄金的人和这个农民都没有发现黄金的意图。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只是个巧合，一个人挖出了另一个人埋藏的东西。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偶然是一种无法预料的结果，这结果是从有其他目的的原因中因巧合发生的。宇宙的顺序按照自身不变的规则进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巧合。这种秩序是从它的本源——天命中发出，使所有的事情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发生。”

诗一

幼发拉底（Euphrates）和底格里斯（Tigris）两河，

一同发源于亚美尼亚山（Achaemenian）的岩穴中。

在这里，当年帕提亚（Parthian）人射箭，

击中了追击者的胸口，

这两条河从一个源头汹涌而出，

却很快地分为两条河流。

如果它们合成一条河流，

两条河聚在一起的流量，

将让舟船相碰，树木相撞，

混合的水流夹杂着争斗，

但倾斜的河床出自天佑，

限制了这种偶然的发生，

河流仍按各自的路线奔走。

可见偶然似乎无约无束，

其实仍按各自的规定行事。

说二

哲学女神解释，变化无常的自然界一定有自由行事的意志。

我说：“我已经听了你的话，并赞同你所说的。但在因果缘由的紧密相连中，我们是否还有自由决断的余地，还是那命运的枷锁把我们的心灵也一同束缚呢？”

她回答说：“当然存在自由的意志，凡是有理性的事物，都能自由决断。任何拥有理智的人，都有决断的能力，并不需要更多的帮助，就可以分辨在被追求的事物之中，哪些是可以追求的，哪些是可以丢弃的。因此，每个人都追求他所渴望的事物，舍弃他认为应当丢弃的事物。每个拥有理智的人都同样拥有追求和拒绝事物的自由。但是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由。众天使和神灵拥有高明的判断力、沉着的意志力和心想事成的权能。人们在与上帝的心灵相互感应中获得安全时，他们的心灵就更加自由。如果沉溺于肉体，心灵的自由就减少了。如果沉迷于尘世，心灵的自由就更少了。到了最后的阶段，心灵被罪恶无耻所迷惑，完全脱离了理性时，就和奴隶一样完全失去了自由。当心灵将目光从高高在上的真理之光投向下面的黑暗时，不久就被无知的阴霾所蒙蔽，败坏的情绪使心灵变得污浊。屈尊认同这种情绪，就加强了本已在身的奴役，而真正的自由也在奴役中丧失了。但是，上帝观察万事万物，依照永恒的天命，按各自本身的优点安排其命运。”

诗二

诗人荷马用他如蜜般的口舌，
歌颂闪着耀眼光芒的明亮太阳，
但太阳的光线仍不能射入
地球的内层和海洋的深处。
唯独大地的造物主，
世上无物能阻挡他的视线，
黑夜中的乌云也不能遮掩。
他只需将智慧的眼神一瞥，
就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
只有他能洞察一切，
也只有他才被称为真正的太阳。



阿尔弗雷德（Alfred）宝石（描绘基督为上帝的智慧）

说三

波爱修斯觉得神的预知能力和人自由决断的能力互相矛盾。

我说：“我现在理解起来更困难了。”

她问：“虽然我想我了解你的疑惑，但是你能告诉我什么让你疑惑不解吗？”

我说：“在我看来，上帝预知万事万物的能力和人类自由决断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如果上帝能预知一切，不会出现任何差错，那么天命认为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倘若天命不仅预知人类的行为，甚至知道人类的计划和愿望，那人类就没有决断的自由了。除了永远正确的天命预知的以外，人类不能有任何的行动和意愿。如果有什事的发生不按照天命预定的那样，那么上帝的预见就变得不确定了。最终，这种预见也就变成了不确定的主意。如果这样去思考上帝，那可就错了。

“再者，有一种观点我不赞同，一些人认为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一切发生的事情不是由于天命预见才发生，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些事注定要发生。如此说来，所预知的并不必然发生，而那些注定要发生的是可预知的。其实，我们的疑问是：究竟上帝的预知是事情必然发生的原因，还是必要发生的确定性是引起天命的原因。但我们的目的是想证明，无论原因以何种形式出现，上帝的预知是肯定要应验的，

尽管这种认识似乎并不必然促使将来事情的发生。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坐着，那么认为这个人坐着的意见就是正确的。相反，如果认为他坐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人也必然是坐着的。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必然性：那个人必须是坐着的，这个想法才正确。但是这个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正确才坐着。这个想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坐着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因此，那想法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虽然是由于别的事实，但在两方面都有‘必然性’。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对预知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推论。那些事情之所以能被预见，是因为它们将要发生，而不是因为被预知而发生。但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定被上帝预知，而那已经预知的事情肯定要发生。就凭这一点，就足够否定人类所有自由行事的能力了。但是，我们说世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永远能够被预知到，这是何等的荒谬啊！认为上帝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是因为它们终要发生，这就等于主张过去发生的事是缘于上帝的预知。再者，正如我觉得一件事应该是怎样，那件事就必定如此。所以当我知晓某件事将要发生时，它一定会发生。于是，凡是被预知的，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最后，如果有人认为一件事与自身不符，他不仅没有理解这件事，而且还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就与认识的真理越行越远了。因此，如果不能肯定一些事情是否会发生，又怎么可能预知它将要发生呢？正如清楚的认识来不得任何虚伪，认识的对象也不能和事实相反。可见认识是不会骗人的。因

为每件事必须和所认识的一致。那么上帝如何预知不确定的事情发生呢？假如他认为一定要发生的事，结果却没有发生，那么他就错了。然而我们不能那样相信，也不能那么说。如果上帝知道那些事情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那么，我们能认同这样的预言吗？这样的预知，同提瑞西阿斯（Tiresias）荒谬的预言，又有什么区别呢？那荒谬的预言是：‘我所说的，或许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上帝像人类一样，对不确定的事情也拿不准，那他的预言又怎能胜过人对事物的认识呢？但如果上帝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认识，因为他自己就是万物可靠的根源，那么他所预知的一切都必将发生。

“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是人的意志还是行为都没有自由。因为上帝的心灵预见一切，而且从来不会出错。容纳了一切，也控制了一切的发生。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一切善恶的奖惩都没有意义，因为人类的行动不是出于自由选择。我们所认为最公道的，将被证明是最不公道的，即使惩罚不忠的人或奖赏忠诚的人也无意义，因为人的忠与不忠并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因被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限制。因此善与恶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混淆了所有的功过奖惩而已。而且，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坏的了，因为万物发展的秩序都来自天命，与人类的意志毫无关系——结果我们的罪行和我们的善行都是由于万善的根源。因此，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希望和祈求的了。如果我们的一切欲望都被这枷锁禁锢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

希望和祈求呢？这样一来，人和上帝的唯一关系——祈祷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我们原本认为，在上帝面前，我们卑躬屈膝，作为他宝贵的赏赐，得到神恩。这就是人与上帝交接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祈祷才能把我们同不可接近的光明相互联合。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事情未来发生的必然性，而且认为祈祷也无能为力。还有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和上帝联系到一起呢？我们又怎能依靠他呢？因此，正如你前面所唱到的，人们将与其根源断绝，永远沉沦于虚无缥缈之中了。”



虔诚的妇女（4世纪作品）

诗三

破坏和谐的原因是什么呢？

神将争议设置在两个真理之间，

宁肯分离也不连在一起。

真理之间完全协调吗？

它们永远都正确吗？

人的心灵彻底被肉体所迷惑，

不能用奇妙的眼光窥视真理。

为何精神强烈地寻求隐藏的真理？

为何细心搜索事物的微妙？

为何对已知的事物还要了解？

如若不知，为何还要盲目追求？

谁愿意追求没有智慧的诡异？

谁又能进行这无果的追寻呢？

人类怎样才能发现这样的事物呢？

即便发现了它，

却忘记了本来的面目，

又怎能找到呢？

当人的心灵感知了上帝之灵，

是否对整体和局部有所了解呢？

现在，人心蒙蔽在肉体之中，

但对自身并未完全忘记。

尽管不能理解部分事物，

但仍牢牢守住普遍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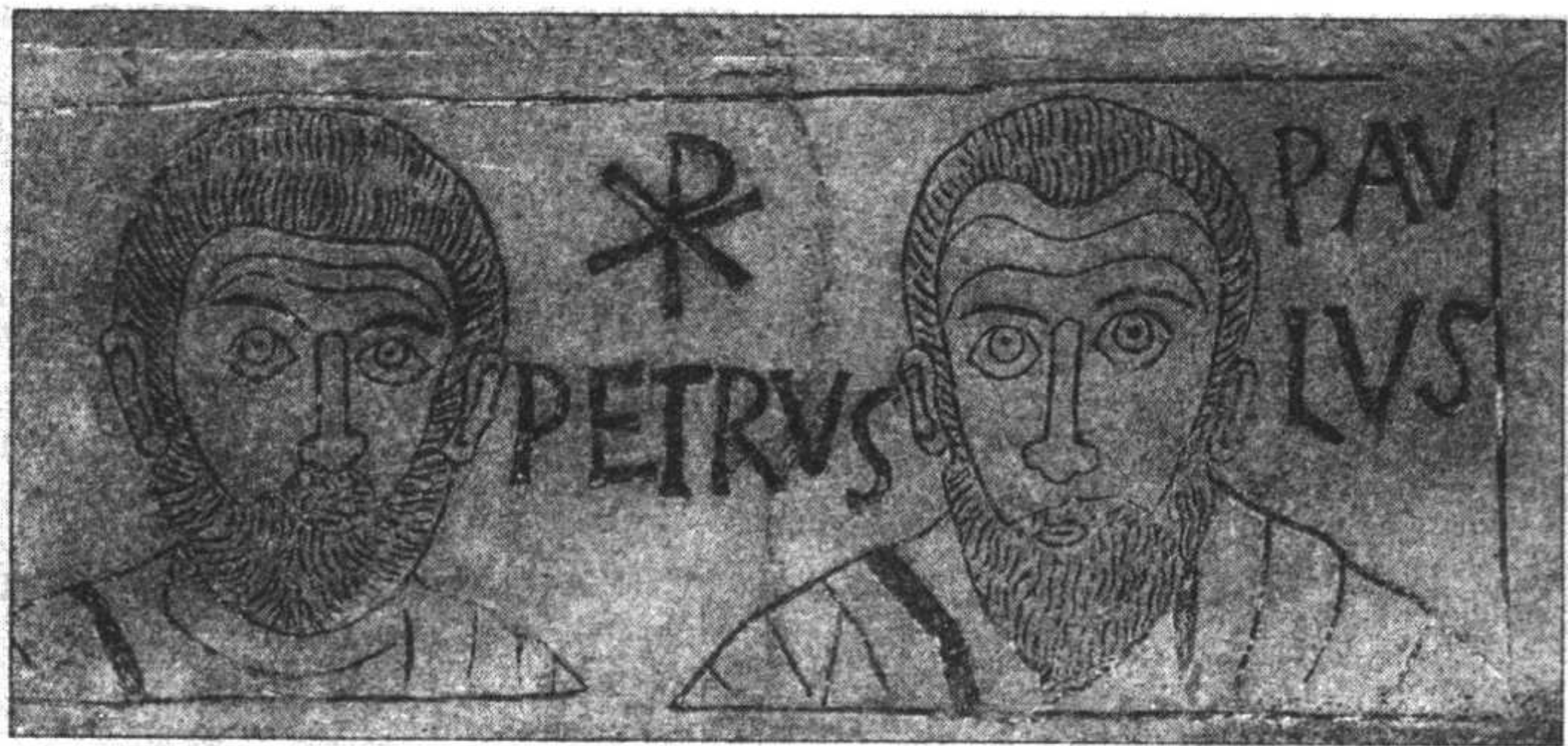
这样，凡是追求真理的人，

并不是完全无知，

也不是完全知晓，

他在记忆中记起了一些真理的光，

将看到的一切弥补心灵中已忘记的部分。



彼得和保罗（4世纪作品，系罗马一个小孩坟墓碑上所刻）

说四

哲学女神通过强调神和人认知的不同，开始谈论天命并

不排斥人类的自由意志。

哲学女神说道：“长久以来，人类对理解天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当谈到占卜时，西赛罗已在自己的书中强调了这一点。你自己也会经常细心地探索同样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你们没有用充分确定的解释来进行说明。这种模糊不清的原因来自人类的理性没有神的预知那样准确直接。如果预知能被人们完全了解，就不会有任何疑惑了。我会尽力让这一点变得清楚明白，不过要首先说清你的困难。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下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失败呢？一些人争辩说，预知不能成为未来之事发生的必然原因，并且人类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受预知的束缚。如果不是根据预知的事情一定要发生的事实，你还有什么能证明未来的事情必然要发生呢？如果（就像你现在所证明的），预知和将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怎么可以说事物会有必然的结果呢？现在为了辩论的方便，让我们说，根本就不存在预知。那么，那些受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事，其发生是不是有什么必然性呢？当然不会有！其次，让我们假设存在预知，但与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那么，我想同样人类还是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不受影响。

“你或许会说：‘但是，预知虽不使未来的事成为必然，但也是那件事肯定要发生的预兆。’因此，即使没有预知，很明显，未来的事情还是肯定会发生。因为每一种预兆只是表明所发生的事，却并不能让事情发生。因此，我们首先要证明，除了必然性外，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发生，以便我们清楚

明白地知道，预知只是必然要发生之事的一个预兆。否则，如果没有必然，预知就不能成为不存在的事情发生的预兆了。这证明建立在坚定确凿的理由之上，不是基于外来的争论和表现，是从合适的理由中推理出来的。一些事情能够被预知将要发生或不发生，这可能吗？那就等于我们相信天意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也并不这样认为，一些事情尽管发生，但从它们自身的本性来讲，并不存在要发生的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事情的发展，正如马车车夫驾驭自己马车的同时，看到车体本身的运动。很多事情也是如此。是必然性驱使这些事情要发生吗？当然不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于强迫而发生，那么所有的艺术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若事物没有要发生的必然性，在它们发生之前是不存在任何将要发生的必然性的。所以，事物的发生完全不受必然性的束缚。我认为没有人会说，现在完成的事情，在它们被完成之前，过去是没有完成的。这样，被预知的事情就有各种可能的结果。正如预知现在的事物，它们的发生同必然性没有关联。同样，预知未来发生的事物，它们的将要发生和必然性也没什么关联。

“但是，你可能会说，事物的发生同必然性没有联系，是否存在对这些事情的预知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事情看上去相互矛盾，你认为如果它们能够被预知，它们就同必然性有关系；如果没有必然性，它们就不能被预知。除非自身是确定的，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通过已知的情況被人知晓。但是如果事情的结果不确定，但预知是可以肯定的，显然这是混淆

的概念，而不是真知灼见。因为你知道，意念若和事实不符，就不是真正的认识。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认为他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是根据事物已知的力量和性质，但这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已知的每一种事物，不仅仅是根据事物本身的力量被认知，更是由于认知者自身的能力。

“为了让你听得更明白，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解一个圆形的物体，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的方式，也可以用触摸的方式。你可以从远处观望这个物体，通过它自身反射的光线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触摸则接触物体的外围，通过局部的接触了解物体是一个圆形。认识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可以通过感觉、想象、理性和智慧等。感觉只是辨别事物的形式，想象则不考虑事物而辨别现象。理性比想象更进一步。通过广泛地认知，我们了解了共性之中存在着个性。更高一层的理解是站在智慧的角度看问题，思维的触角抵达世间万物，心灵纯洁的眼神一眼看到事物简单的本质。

“我们考虑的要点是：较高一层的理解力包含了较低一层的理解力，但较低层的理解力绝对不可能升到更高一层。因为仅靠感觉只能了解物质，想象不能看到普遍的和自然的属性，理性不能理解绝对的法则。而智慧似乎从上界俯视下界，能理解法则，区分下界的万物。而这种法则也只能借由智慧本身去理解，其他的智力却无法认识。智慧如理性一般，能认识普遍的性质；如想象一般，能认识表象；如感觉一般，能认识物质，但只要智慧灵光一现，就对事物的整体本质有了清晰的概念。理性也是如此，当观察事物的共性时，并不

利用想象和感觉，但却能感知所想象和感觉的事物。理性根据概念来说明事物的普遍性。举个例子，人是一种有两足并有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理性通过概念观察事物，不是根据想象或感觉，但事物可以作为想象或感觉的对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同样，尽管想象从感觉那里开始看见并形成事物的外表，如果没有感觉的帮助，想象观察每件事物，就会凭空臆想而不能理性地理解。

“认知一切事物，是凭认知者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已认知的事物为标准，你知道吗？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每一种判断的形成都是判断者本身的行为，因此每个人在判断的行为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能求助他人。”



殉道者的行列（6世纪作品）

诗四

往日雅典的哲学学子们，
抱着朦胧的见解，
认为感觉和想象，
是心灵对外物所得到的印象。
正如那古代的习俗，
把字写在蜡板上，
之前蜡板上没有任何标记。
但如果内心靠自己的力量无所作为，
只是被动地受外界支配，
像明镜一样反映外界，
我们的心灵怎能有认知一切的力量？
那种能认识事物的能力，
对已知的事实进行区分，
将区分的部分重新整合，
时而与上层的事物相接，
时而与下层的事物相连，

然后回归本原，去伪存真，

这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这是更强有力的因素，

比仅能接受外物的形象更有效。

但是这被动接受是在先，

再激起内心一切力量的源泉。

眼因光而视，耳因声而听，

内心才泛起了涟漪。

凭借自身本有的形式，

将外来的印象加以调和，

与其固有的形式相吻合。



七种自由艺术（语法、修辞、逻辑、音乐、几何学、
数学和天文学）呈现给波爱修斯

说五

为了理解其中的迷惑，人类一定要理性地思考上帝智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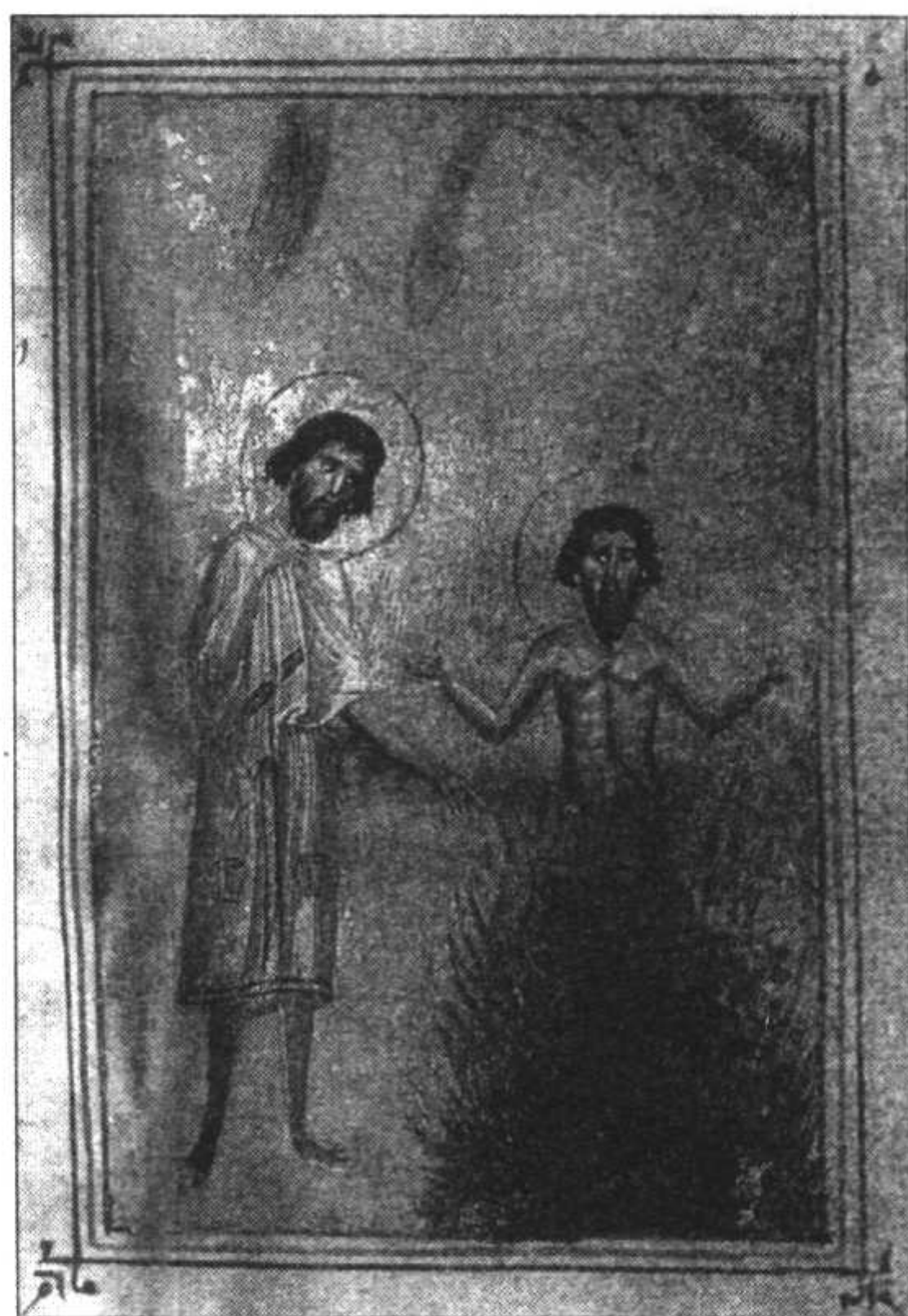
“本性使得肉体与外部的接触影响着感觉器官，肉体被动的感受也在心灵的自动之先唤起了心灵的活动。当肉体的印象被感知时，内心没有受这印象所支配，反而凭借自身的力量形成另一个感觉。关于感觉的接受既然如此，可见那些不受肉体影响的事物，更不会在自身的感受中受到外来事物的影响，却更随着心灵的活动而行。根据这个原则，不同性质的事物应有不同的认识方式。除了自身外缺少其他认识的简单感觉，只属于不能精巧活动的生物，如海里的贝壳和依附岩石生存的低等生命。想象则属于有能力活动的生物，他们能够渴望和避免某些东西。理性只存在人类之中，就如同智

慧仅仅属于上帝。

“所以，更高层次的认识是不但明白属于自身的事物，而且也能领悟其他各种事物。假设感觉和想象联合反对理性说：‘理性能理解的普遍性算不得什么，因为感觉和想象所理解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要么理性的判断是正确的，感觉所理解的便是虚无；要么，理性熟知感觉和想象知晓的许多事物，理性的概念则变为乌有。因为它把感觉能领悟的个别事物，认为具有普遍性。’关于这一点，理性可能会回答说：‘理性是站在普遍性的角度上，观察感觉和想象所认识的事物，但它们不能渴望拥有普遍的认识，因为它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没有超越事物的表象。在认识事物方面，最好是信赖更坚实和更完善的判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辩论，我们这些拥有理性的力量，同时拥有感觉和想象能力的人，应当赞成理性的主张。

“人类的理性并不认为，神的智慧除了知道本身之外还能知晓未来发生的事。因为你可以进行这样的辩论：‘如果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必然性，事情的结果就不能提前知晓，所以是不能对事情进行预知的。如果我们认定存在预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必然的。’如果我们这些拥有理性的人能更进一步拥有上帝的判断力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人类的理性屈服于上帝的智慧之下是应当的，就如同我们已经肯定的那样，感觉和想象应当屈从于理性。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就把自己提升到了最高的智慧。因为在那里，理性能够看到它自身不能感受到的事物，甚至对不确定的事物都

有肯定和必然的预知，而这样的预知也不仅仅是人类的意见，乃是出于最高认识的简单和直接的法则，不被有限的认知所束缚。



殉道者的代表（拜占庭时代作品）

诗五

地球上的生物形态差异何等大！

一些生物拥有扁平的身体，

在土壤之中缓缓蠕动，

用自己的力量开出一条深深的槽沟；

一些生物则挥舞轻盈的翅膀，

迎着风飞来飞去，

轻快地飞行犹如浮在空中；

有的则在树下草地留有蹄痕。

你看到的所有的生物，

拥有不同的形态，

却都面朝大地而感觉愚钝。

万物之中只有人类，

高高地扬起头颅，

直立身体保持良好的平衡，

对大地持藐视的态度。

如果你不因愚蠢而庸俗，

这个姿势值得牢记。

你视线向上，扬起头颅，

你的探索向着苍穹，

指引你的灵魂走向崇高的圣境，

免得肉身向上升起，

而灵魂向下堕入尘世。



波爱修斯之死

说六

哲学女神通过区别简单的和有条件的必然性，解答了有关天命和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

“正如我们刚刚表明过的，凡是被认识的，其领悟不是根据自身的性质，而是根据认知者的主观性。现在我们对上帝的本质进行一番讨论，以便明白对他应有怎样的认识。世上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永恒，同时也清楚明白地知道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智慧。

“永恒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它和暂时的事物相比较，就会得到更清楚的认识。所有受时间限制的生命，他们的活动都是来自过去，存在于现在，最终进入未来。没有任何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某一时刻了解自己一生的全部过程。他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已经忘记了昨天所发生的事；而今天的生活，也不过就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一样，时间中的万事万物，尽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并且它们的生命在无限的时间中延展，但也不能被称为永恒。因为它不能完全包含所有的一切，它还不能拥抱将要来到的未来。我们所谓的永恒，是能完全并同时拥有永远无限的生命，这生命既包含未来，也不曾失掉过去。这样的存在，永远处于现在的时刻，而且使无限变化的时间也常与它自身同在。

“柏拉图（Plato）曾说，在时间上，宇宙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人们若认为这个被造的世界同它的创造者一样都是永恒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柏拉图所描绘的宇宙，经过了无限的生命，这是一回事；但在同一时刻拥有了所有生命的全体，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这是上帝之灵所特有的属性。再者，不应当根据时间的久远，就认为上帝比他创造出来的事物还要古老，要根据他那纯一不变的独特属性来思考。暂时的事物有着无穷的变化，却尽力模仿上帝不变的生活，但它不能模仿或比拟，反而由不变转为变化，由单一的现在落入无限的过去和将来。因为暂时的情况不能拥有完全的和同时发生的生命，也只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模仿。

它自身被瞬间的现实所束缚，但暂时的现在包含某种永恒的现在，这就使凡具有永恒迹象的事物，似乎所模仿的就是真正的永恒。但因为这种模仿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这样，它以时间的经历为锁链，把它不能把握的生命束缚起来。如果让我们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跟从柏拉图这样说：‘上帝是永恒的，宇宙则是延续的。’

“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自身的性质去领悟事物，上帝的永恒则永远处于现在之中。他的认知穿越了时间的变化，经历无限的过去和未来，直接观察万事万物，就如同那些事情发生在现在一般。如果你对上帝分辨万物的预知加以权衡思考，你就会更加正确地认识，上帝对现在的事物进行着永远不变的认知，而不是对未来的预知。把上帝的预知看作‘天命（Providence）’，比看作‘预见（Pvevision）’更加正确，因为它同低级的事物相距遥远，就如从巍峨的山峰上向下俯视一切。人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知道的事会成为必然的事，你为什么 would 认为神所光照的事，就一定会发生呢？你现在看到什么事物，是不是就会因你的视觉而把必然性加在这些事物上面呢？一定不是。

“如果我们能把人的现在与上帝的现在进行比较，你只在暂时的现在看到某些事物，上帝却在他永恒的现在中看到一切事物，因此上帝的预知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性或个性。他在自身的认识中看到事物的现在，和那些在将来某个时刻出现的结果没有差异。上帝不会有差错，只靠一瞥就能洞察一

切，无论事情是否将要发生。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同一时刻，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行走，太阳在空中升起。你在同一时刻看到每一种景象，但你对这两者进行区分，认为一种是随意运动，而另一种则是必然的运动。同样，上帝俯视万物，并不对它们的本性加以分辨，在上帝眼中，它们都处于现在，在时间的限制之下才是未来。所以这样的预知不是主观的见解，而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认识。因为上帝知道那是未来发生的事情，他同样也知道那也并不一定发生。

“如果你在此处回答说，上帝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得不发生的，而凡是不得不发生的事物都受必然性的束缚。你用‘必然’一词把我捆住了，我就承认这是最合乎真理的事情。除非一个人对上帝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否则他就很难接近真理。我可以回答说，从上帝的观点来看，某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但从事物自身的性质来看，它似乎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因为有两种必然性，一种是单纯的，比如‘人终有一死’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另一种必然性是有条件的，比如你知道一个人正在行走，那么，他一定是在行走。因为一个人所认识的就一定与事实相吻合。但那有条件的必然性，绝对不会如此简单直接。因为没有一种这样的必然性能够强迫一个随意行走的人，只不过在他行走的时候是行走的。同样，如果天命预知一件现在的事情，虽然它自己的本性没有那种必然性，但确实存在这么一回事。上帝在他的‘现在’中，注视那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将在未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从上帝深邃的眼神中看待这些事物，在上帝的

预知中，它们是必然要发生的。反之，就它们自己观察自己而言，在它们的本性上，还是拥有完全的自由。

“上帝预知的事情都会毫无疑问地发生，但有些事情的发生则是由于自由意志；这些虽会成为事实，但也不会失去自身的本性。因为，在它们发生之前，也有不会发生的可能。你或许会问：‘它们不被必然性所束缚，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的发生都是出于必然，只因那是上帝的认识。’这就是我刚刚所谈到的太阳升起和人行走之间的区别。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时，它们都不得不发生。但一种事情在它发生之前一定受到必然性的束缚，而另一种则没有这种束缚。存在于上帝‘现在’之中的，就一定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事情是遵从必然性而发生，其他的事情是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发生，这就足以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认识这一角度来看，它们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从它们自身的角度去看，它们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必然性的限制。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感觉所明白的，交付给理性，就成为了普遍的真理。如果由自己观察，则是特殊的。

“你将会说：‘但是如果我有能力改变我的决定，我就不会认同天命，因为我能够改变天命所预知的一切。’对此，我的答复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因为天命的真理在它的现时中知道你会如此行动，无论你怎样做，无论你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你都无法逃脱上帝的预知。尽管你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不同的活动，但你始终都无法回避上帝的预知的一瞥，你将会说：‘那我能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上帝的认知

吗？如果我时而选择一件事，时而又选择另一件事，天命会改变他的认识吗？’不，上帝智慧的目光先于一切未来的事物， he 把它们引回来，带到他那永属现在的独特认识之中。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一样，在预知这样和那样的变化中，他并不随着改变。上帝只需一瞥便能知道你的一切变化，他自己却是固定不变的。上帝并不凭借未来事物的发生而洞悉现在的一切，而是依靠自己单一的特性。因此，你不久之前所陈述的困惑已经解决了。就是你所说的，未来发生的事情与上帝的预知并不相符。因为这种认知的能力，把它所理解的一切事情都包含在‘现在’的知觉之中了，这认识的能力约束一切事物，同随后发生的事物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人可以不受影响地做出自由选择，法律的奖惩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的意志不受任何必然性的影响。上帝永远都是预知的观察者，他那永久的观察，同我们未来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协调，对善奖赏，对恶惩罚。对上帝的期望并不是徒然的，对上帝的祷告也决非无效。如果祷告合理，上帝必将答复。所以，振作精神，弃恶从善，将你的灵魂寄托在正直的期望上，把祷告从尘世中奉献于上苍。如果你诚实可信，你的善行责任重大，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这位无所不见的法官面前做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哲学的慰藉

作者= (古罗马) 波爱修斯著

页数= 1 8 9

S S 号= 1 1 8 8 1 3 5 0

出版日期= 2 0 0 7 . 1 2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